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論衡

〔漢〕王　充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一 二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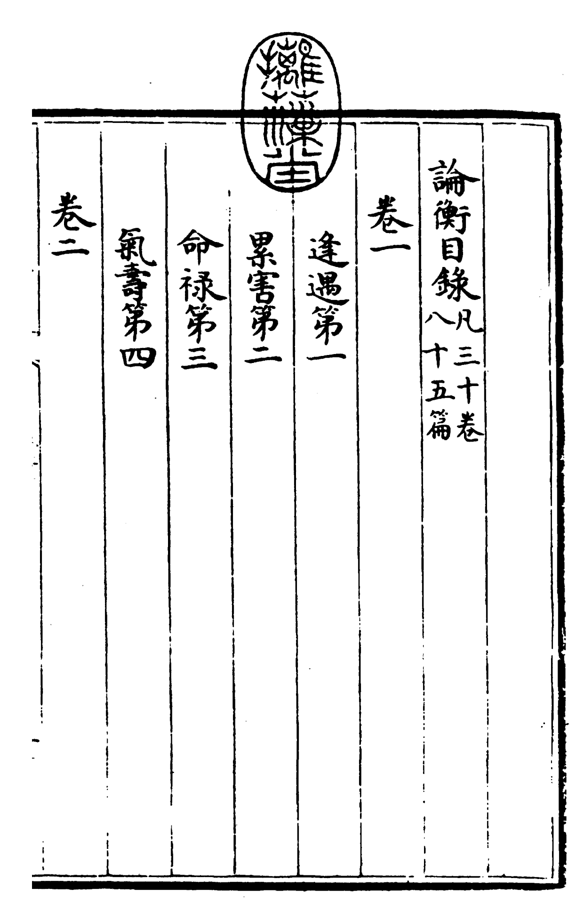
臣董誥詳校

御製讀王充論衡

向偶翻閲諸書見有王充論衡喜其識博而言辯頗具出俗之識其全書則未之覧也茲因校四庫全書始得其全卷而讀之乃知其為背經離道好奇立異之人而欲以言傳者也夫欲以言傳者不衷於聖賢未有能傳者也孔孟為千古聖賢孟或可問而不可刺充則刺孟而且問孔矣此與明末李贄之邪說何異夫時命坎坷當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誣及聖賢為

激語以自表則已已犯非聖無法之誅即有題其言者亦不過同其亂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為也且其死備篇以杜伯之鬼為無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為有似此矛盾處不可屈指數予故闢而訶之讀論衡者效其博辯取其軼材則可效其非聖滅道以為正人篤論則不可

乾隆戊戌孟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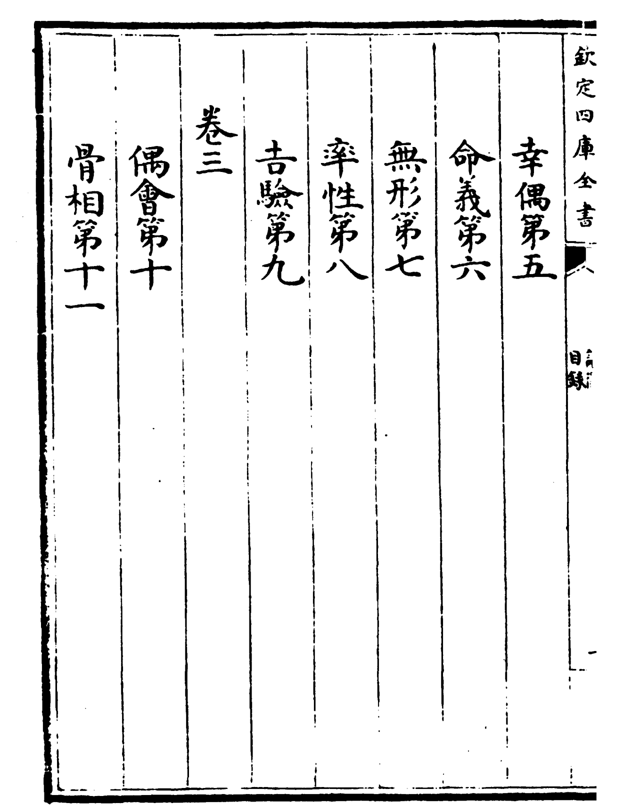


論衡目錄 凡三十卷八十五篇

卷一

逢遇第一
累害第二
命祿第三
氣壽第四

卷二



幸偶第五

命義第六

無形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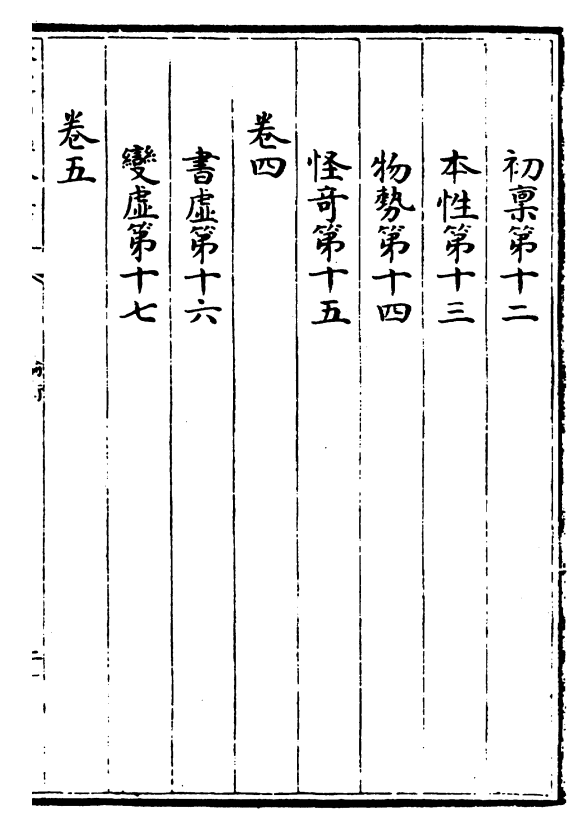
率性第八

吉驗第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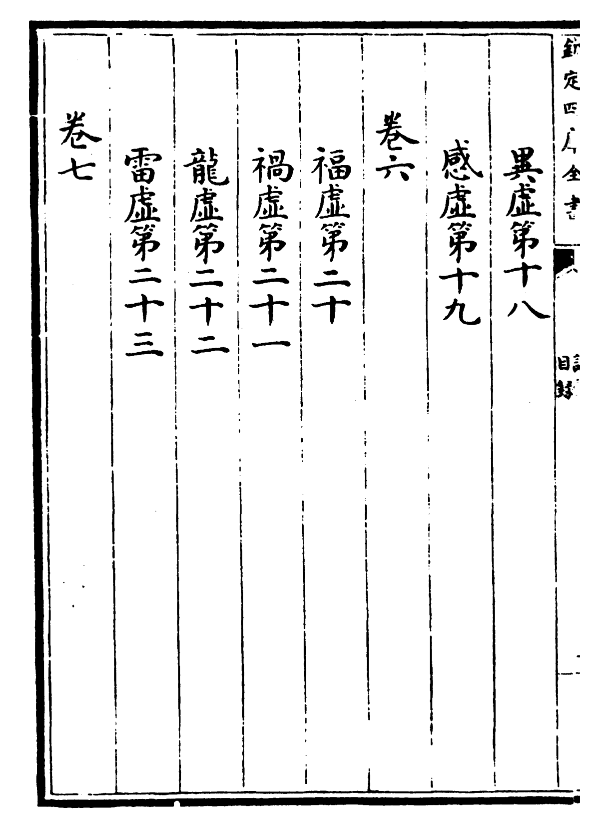
卷三

偶會第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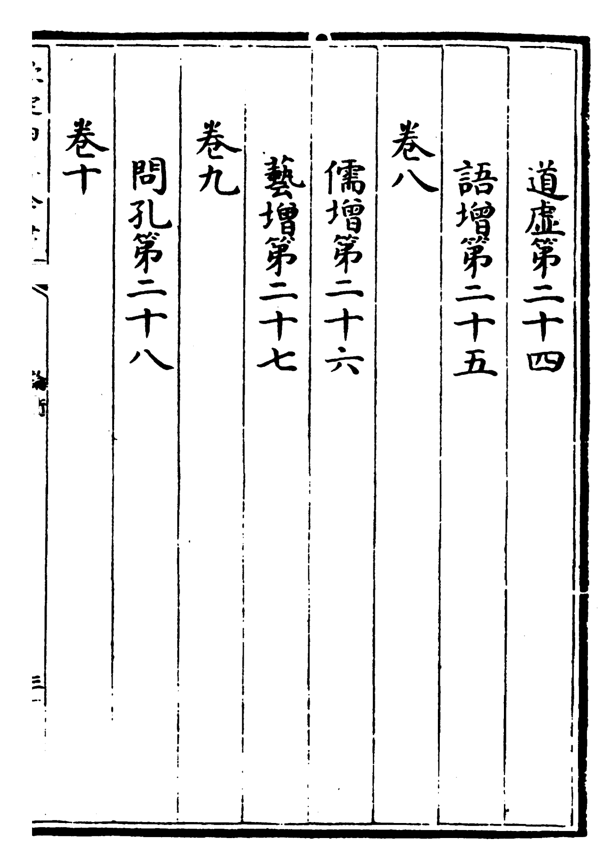
骨相第十一



初稟第十二
本性第十三
物勢第十四
怪奇第十五
卷四
書虛第十六
變虛第十七
卷五



異虛第十八
感虛第十九
卷六
福虛第二十
禍虛第二十一
龍虛第二十二
雷虛第二十三
卷七



道虛第二十四
語增第二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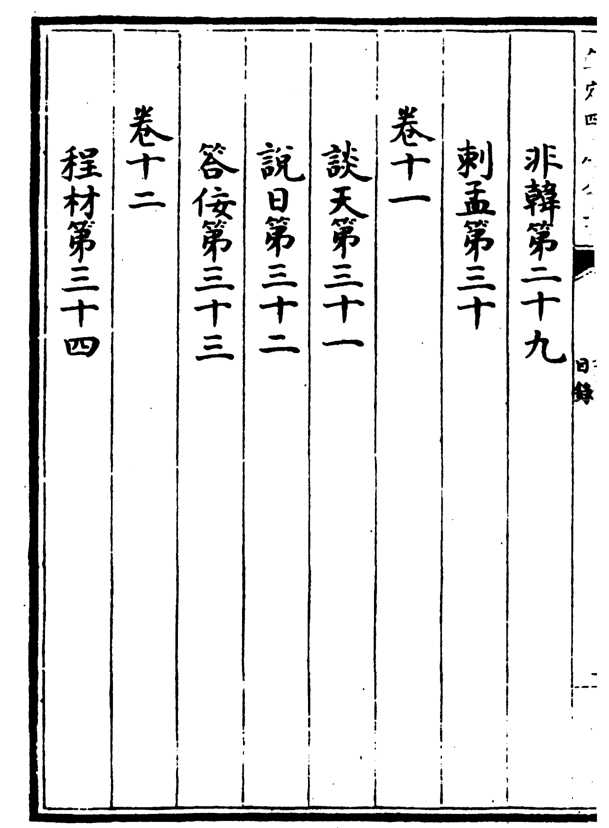
卷八

儒增第二十六
藝增第二十七

卷九

問孔第二十八

卷十



非韓第二十九

刺孟第三十

卷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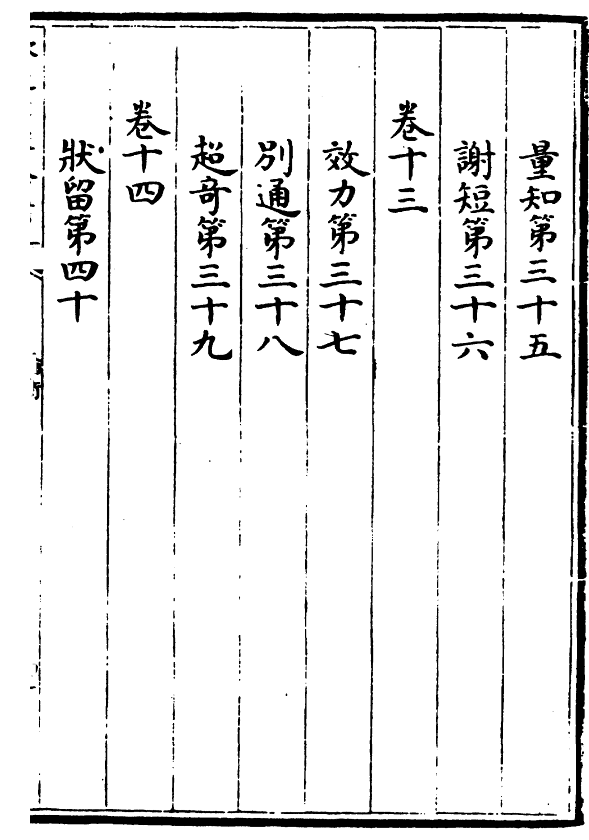
談天第三十一

説日第三十二

答佞第三十三

卷十二

程材第三十四



量知第三十五

謝短第三十六

卷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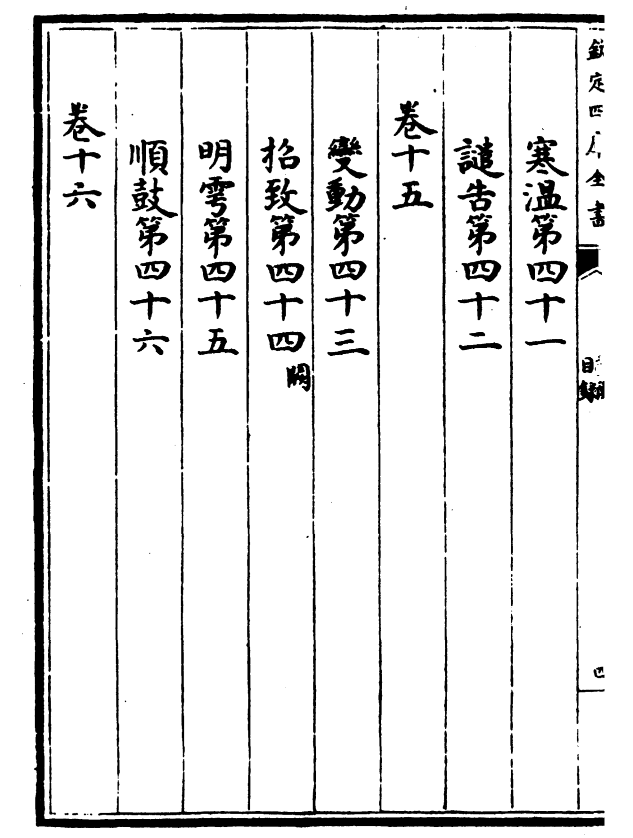
效力第三十七

别通第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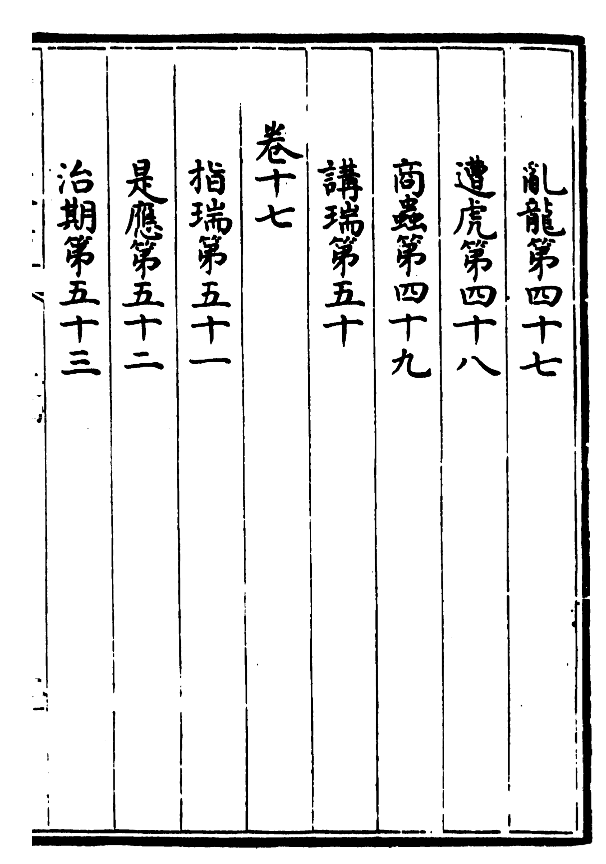
超奇第三十九

卷十四

狀留第四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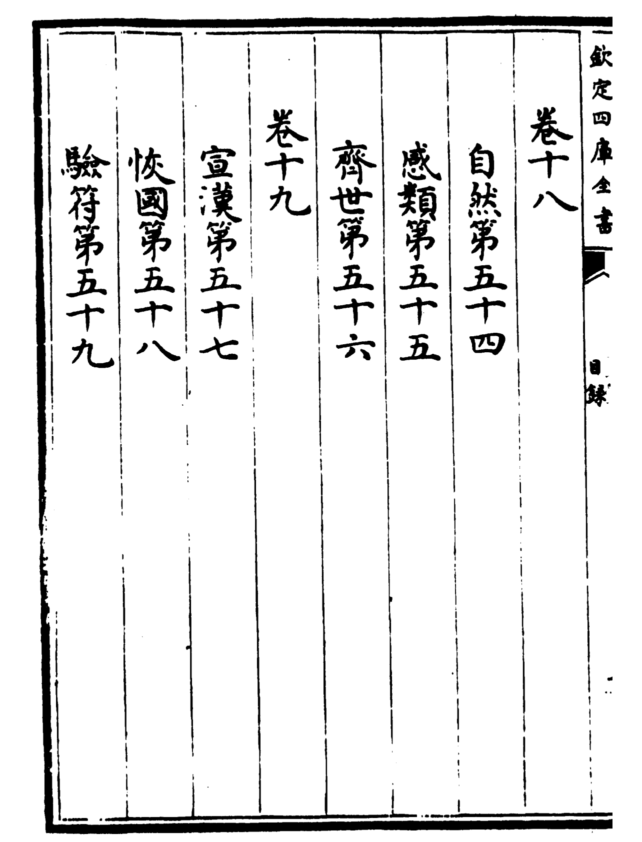
寒温第四十一
譴告第四十二
卷十五
變動第四十三
招致第四十四闕
明雩第四十五
順鼓第四十六
卷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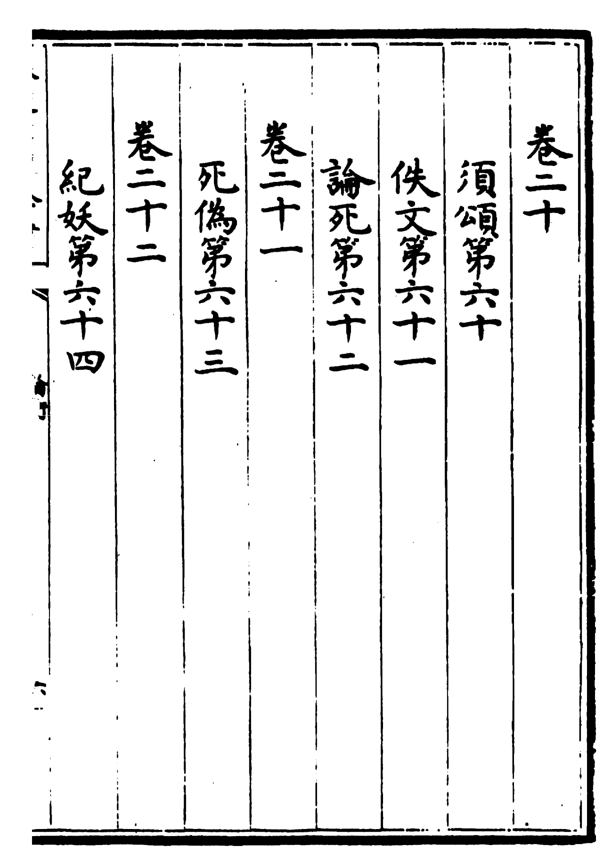
亂龍第四十七
遭虎第四十八
商蟲第四十九
講瑞第五十

卷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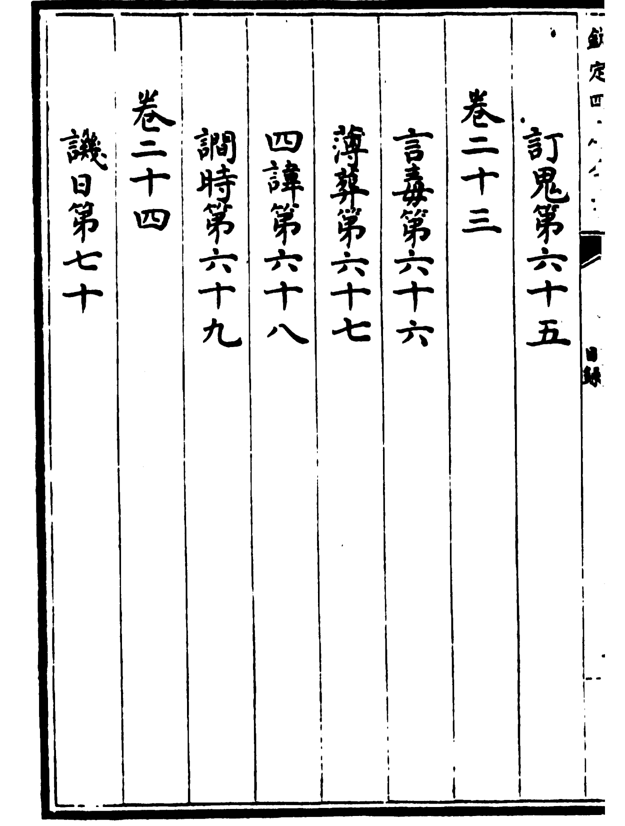
指瑞第五十一
是應第五十二
治期第五十三



卷十八
自然第五十四
感類第五十五
齊世第五十六
宣漢第五十七
恢國第五十八
驗符第五十九
卷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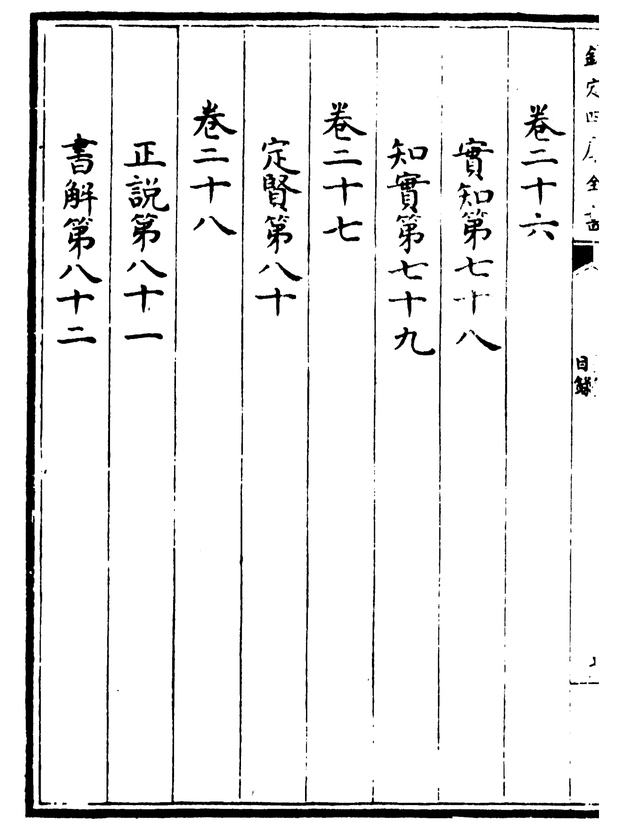


卷二十
須頌第六十
佚文第六十一
論死第六十二
卷二十一
死偽第六十三
卷二十二
紀妖第六十四



訂鬼第六十五
卷二十三
言毒第六十六
薄葬第六十七
四諱第六十八
讕時第六十九
卷二十四
譏日第七十

卜筮第七十一
辨祟第七十二
難歲第七十三
卷二十五
詰術第七十四
解除第七十五
祀義第七十六
祭意第七十七



卷二十六
實知第七十八
知實第七十九
卷二十七
定賢第八十
卷二十八
正說第八十一
書解第八十二

卷二十九

案書第八十三

對作第八十四

卷三十

自紀第八十五

臣等謹案論衡三十卷漢王充撰充字仲任

上虞人自紀謂在縣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

亦掾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

稱永和三年徙家辟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

江復入為治中章和二年罷州家居其書凡

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録無書實

八十四篇考其自紀曰書雖文重所論百種

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傳作書篇百有餘吾

書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則原書實百餘篇

此本目録八十五篇已非其舊矣充書大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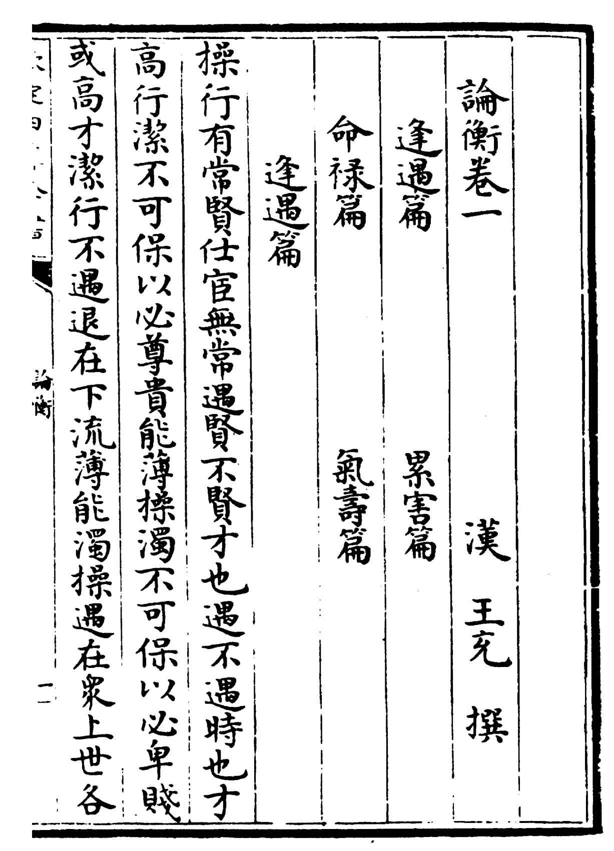
詳于自紀一篇葢内傷時命之坎坷外疾世

俗之虚偽故發憤著書其言多激剌孟問孔二篇至于奮其筆端以與聖賢相軋可謂誖矣又露才揚已好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頑狠以自表所長僨亦甚焉其他論説如日月不圓諸説雖為葛洪所駁載在晉志然大抵訂譌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風教不可廢也至其文反覆詰難頗傷詞費則充所謂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衆簿籍不得少失

實之事多虗華之語衆指實定宜辨爭之言安得約徑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譏俗書政務書晚年又作養性書今皆不傳惟此書盛行于世自蔡邕以來即重之云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衡卷一

漢 王充 撰

逢遇篇 累害篇
命祿篇 氣壽篇

逢遇篇

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才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高才潔行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在衆上世各

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故遇或抱洿行尊於桀之朝不遇或持潔節卑於堯之廷所以遇不遇非一也或時賢而輔惡或以大才從於小才或俱大才道有清濁或無道德而以技合或無技能而以色幸伍員帛喜宜讀作伯嚭字俱事夫差帛喜尊重伍員誅死此異操而同主也或操同而主異亦有遇不遇伊尹箕子是也伊尹箕子才俱也伊尹為相箕子為奴伊尹遇成

湯箕子遇商紂也夫以賢事賢君君欲為治臣以賢才輔之趨舍偶合其遇固宜以賢事惡君君不欲為治臣以忠行佐之操志乖忤不遇固宜或以賢聖之臣遭欲為治之君而終有不遇孔子孟軻是也孔子絶糧陳蔡孟軻困於齊梁非時君王不用善也才下知淺不能用大才也夫能御驥騄者必王良也能臣禹稷臯陶者必堯舜也御百里之手而以調千里之足必有摧衡折軛之患有接具臣之才而以御大臣之知必有閉心塞意

之變故至言棄捐聖賢拒逆非憎聖賢不甘至言也聖賢務高至言難行也夫以大才干小才小才不能受不遇固宜以大才之臣遇大才之主乃有遇不遇虞舜許由太公伯夷是也虞舜許由俱聖人也並生唐世俱面於堯虞舜紹帝統許由入山林太公伯夷俱賢也並出周國皆見武王太公受封伯夷餓死夫賢聖道同志合趨齊虞舜太公行耦許由伯夷操違者生非其世出非其時也道雖同同中有異志雖合合中有離何則道有

精麤志有清濁也許由皇者之輔也生於帝者之時伯夷帝者之佐也出於王者之世並由道德俱發仁義主行道德不清不留主為仁義不高不止此其所以不遇也堯溷舜濁武王誅殘太公討暴同濁皆麤舉措鈞齊此其所以為遇者也故舜王天下皐陶佐政北人無擇深隱不見禹王天下伯益輔治伯成子高委位而耕非皐陶才愈無擇伯益能出子高也然而皐陶伯益進用無擇子高退隱進用行耦退隱操違也退隱勢異身雖

屈不顧進人主不須其言廢之意亦不恨是兩不相慕也商鞅三說秦孝公前二說不聽後一說用者前二帝王之論後一霸者之議也夫持帝王之論說霸者之主雖精見距更調霸說雖麤見受何則精遇孝公所不得麤遇孝公所欲行也故說者不在善在所說者善之才不待賢在所事者賢之馬圄之說無方而野人說之子貢之說有義野人不聽吹籟工為善聲因越王不喜更為野聲越王大說故為善於不欲得善之主雖善不見

愛為不善於欲得不善之主雖不善不見惛此以曲伎合合則遇不合則不遇或無伎妄以姦巧合上志亦有以遇者竊簪之臣雞鳴之客是竊簪之臣親於子反雞鳴之客幸於孟嘗子反好偷臣孟嘗愛偽客也以有補於人君人君賴之其遇固宜或無補益為上所好籍孺鄧通是也籍孺幸於孝惠鄧通愛於孝文無細簡之才微薄之能偶以形佳骨嫺皮媚色稱夫好容人所好也其遇固宜或以醜面惡色稱媚於上嫫母無鹽是也嫫

毋進於黄帝無鹽納於齊王故賢不肖可豫知遇難先圖何則人主好惡無常人臣所進無豫偶合為是適可為上進者未必賢退者未必愚合幸得進不幸失之世俗之議曰賢人可遇不遇亦自其咎也生不希世准主觀鑒治内調能定説審詞際會能進有補贍主何不遇之有今則不然作無益之能納無補之説以夏進鑪以冬奏扇為所不欲得之事獻所不欲聞之語其不遇禍幸矣何福祐之有乎進能有益納説有補人之所知也

或以不補而得祐或以有益而獲罪且夏時鑪以炙濕冬時扇以翣火世可希主不可准也說可轉能不可易也世主好文已為文則遇主好武已則不遇主好辯有口則遇主不好辯已則不遇文王不好武武主不好文辯主不好行行主不好辯文與言尚可暴習行與能不可卒成學不宿習無以明名名不素著無以遇主倉猝之業須臾之名日力不足不預聞何以准主而納其說進身而託其能哉昔周人有仕數不遇年老白首泣涕

於塗者人或問之何為泣乎對曰吾仕數不遇自傷年老失時是以泣也人曰仕柰何不一遇也對曰吾年少之時學為文文德成就始欲仕宦人君好用老用老主亡後主又用武吾更為武武節始就武主又亡少主始立好用少年吾年又老是以未嘗一遇仕宦有時不可求也夫希世准主尚不可為況節高志妙不為利動性定質成不為主顧者乎且夫遇也能不預設說不宿具邂逅逢喜遭觸上意故謂之遇如准推主調說以取尊

貴是名為揣不名曰遇春種穀生秋刈穀收求物得物作事事成不名為遇不求自至不作自成是名為遇猶拾遺於塗摭棄於野若天授地生鬼助神輔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若是者乃遇耳今俗人既不能定遇不遇之論又就遇而譽之因不遇而毀之是據見效案成事不能量操審才能也

累害篇

凡人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累積

不除聲名有闇昧不明才非下行非悖也又知非昏策非昧也逢遭外禍累害之也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動之類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夫不本累害所從生起而徒歸責於被累害者智不明闇塞於理者也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馬踐根刀鎌割莖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類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飯中捐而不食捐飯之味與彼不汙者鈞以鼠為害棄而不御君子之累害與彼不育之物不

御之飯同一實也俱由外來故為累害脩身正行不能來福戰栗戒慎不能避禍禍福之至幸不幸也故曰得非己力故謂之福來不由我故謂之禍不由我者謂之何由由鄉里與朝廷也夫鄉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累生於鄉里害發於朝廷古今才洪行淑之人遇此多矣何謂三累三害凡人操行不能慎擇友友同心恩篤異心疎薄疎薄怨恨毁傷其行一累也人才高下不能鈞同同時並進高者得榮下者慸恚毁傷其行二累也人

之交遊不能常歡歡則相親忿則疎遠疎遠怨恨毀傷其行三累也位少人衆仕者爭進進者爭位見將相毀增加傅致將昧不明然納其言一害也將吏異好淸濁殊操淸吏增郁郁之白舉涓涓之言濁吏懷恚恨徐求其過因纖微之謗被以罪罰二害也將或幸佐吏之身納信其言佐吏非淸節必拔人越次迕失其意毀之過度淸正之仕抗行伸志遂爲所憎毀傷於將三害也夫未進也身被三累已用也身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

自免顏回曾參不能全身也動百行作萬事嫉妬之人隨而雲起枳棘鉤掛容體𧒂蠆之黨啄螫懷操豈徒六哉六者章章世曾不見夫不原士之操行有三累仕宦有三害身完全者謂之潔被毀謗者謂之辱官升進者謂之善位廢退者謂之惡完全升進幸也而稱之毀謗廢退不遇也而訾之用心若此必為三累三害也論者既不知累害者行賢潔也以塗傳泥以黑點繒孰有知之清受塵白取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處顛者危勢豐

者虧頹墜之類常在懸垂屈平潔白邑犬羣吠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固庸態也偉士生以俊傑之才生讀為生招致羣吠之聲夫如是豈宜更勉奴下循不肖哉不肖奴下非所勉也豈宜更偶俗全身以弭謗哉偶俗全身則鄉原也鄉原之人行全無闕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此又孔子之所罪孟軻之所惡也古賢美極無以衛身故循性行以俟累害者果賢潔之人也極累害之謗而賢潔之實見焉立賢潔之跡毀謗之塵安得不生絃者思折

伯牙之指御者願摧王良之手何則欲專良善之名惡彼之勝已也是故魏女色艷鄭袖劓之朝吳忠貞無忌逐之戚施彌妬遽除多佞是故濕堂不灑塵卑屋不蔽風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峭如是牖里陳蔡可得知而沉江蹈河也以軼才取容媚於俗求全功名於將不遭鄧析之禍取子胥之誅幸矣孟賁之尸人不刃者氣絶也死灰百斛人不沃者光滅也動身章智顯光氣於世奮志敖黨立卓異於俗固常通人所讒嫉也

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損葢孔子所以憂心孟軻所以惆悵也德鴻者掊謗為士者多口以休熾之聲彌口舌之患求無危傾之害逺矣臧倉之毁未嘗絶也公伯寮之愬未嘗滅也垤成丘山汙為江河毫髮之善小人不得有也以玷汙言之清受塵而白受垢以毁謗言之貞良見妬高奇見噪以遏罪言之忠言掊患高行掊耻以不純言之玉有瑕而珠有毁焦陳留君兄名稱兖州行完跡潔無纖芥之毁及其當為從事剌史焦康絀而不

用夫未進也被三累已用也蒙三害雖孔丘墨翟不能自免顔回曾參不能全身也何則衆好純譽之人非真賢也公侯已下玉石雜糅賢士之行善惡相苞夫采玉者破石拔玉選士者棄惡取善夫如是累害之人負世以行指擊之者從何往哉

命禄篇

凡人遇偶及遭累害皆由命也有死生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自王公逮庶人聖賢及下愚凡有首目

之類含血之屬莫不有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禍患矣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矣故命貴從賤地自達命賤從富位自危故夫富貴若有神助貧賤若有鬼禍命貴之人俱學獨達並仕獨遷命富之人俱求獨得並為獨成貧賤反此難達難遷難成獲過受罪疾病亡遺失其富貴貧賤矣是故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寡德薄未可信其必貧賤或時才高行厚命惡廢而不進知寡德薄命善興而超踰故夫臨事知愚操行

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産貧富命與時也命則不可勉時則不可力知者歸之於天故坦蕩恬忽雖其貧賤使富貴若鑿溝伐薪加勉力之趨致彊健之勢鑿不休則溝深斧不止則薪多無命之人皆得所願安得貧賤凶危之患哉然則或時溝未通而遇湛薪未多而遇虎仕宦不貴治産不富鑿溝遇湛伐薪逢虎之類也有才不得施有智不得行或施而功不立或行而事不成雖才智如孔子猶無成立之功世俗見人節行高則曰

賢哲如此何不貴見人謀慮深則曰辯慧如此何不富
貴富有命福祿不在賢哲與辯慧故曰富不可以籌筴
得貴不可以才能成智慮深而無財才能高而無官懷
銀紆紫未必稷契之才積金累玉未必陶朱之智或時
下愚而千金頑魯而典城故官御同才其貴殊命治生
鈞知其富異祿祿命有貧富知不能豐殺性命有貴賤
才不能進退成王之才不如周公桓公之知不若管仲
然成桓受尊命而周管稟卑秩也案古人君希有不學

於人臣知博希有不為父師然而人君猶以無能處主位人臣猶以鴻才為廝役故貴賤在命不在智愚貧富在祿不在頑慧世之論事者以才高當為將相能下者宜為農商見智能之士官位不至怪而訾之曰是必毀於行操行操之士亦怪毀之曰是必乏於才知殊不知才知行操雖高官位富祿有命才智之人以吉盛時舉事而福至人謂才智明審凶衰禍來謂愚闇不知吉凶之命盛衰之祿也白圭子貢轉貨致富積累金玉人謂術

善學明主父偃辱賤於齊排擯不用赴闕舉疏遂用於漢官至齊相趙人徐樂亦上書與偃章會上善其言徵拜為郎人謂偃之才樂之慧非也儒者明說一經習之京師明如匡稺圭深如趙子都初階甲乙之科遷轉至郎博士人謂經明才高所得非也而說若范雎之干秦昭封為應侯蔡澤之說范雎拜為客卿人謂雎澤美善所致非也皆命祿貴富善至之時也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魯平公欲見孟子嬖人臧倉毀孟子而止孟

子曰天也孔子聖人孟子賢者誨人安道不失是非稱言命者有命審也淮南書曰仁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賈生曰天不可與期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焉識其時高祖擊黥布為流矢所中疾甚呂后迎良醫醫曰可治高祖罵之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劒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韓信與帝論兵謂高祖曰陛下所謂天授非智力所得揚子雲曰遇不遇命也太史公曰富貴不違貧賤貧賤不違富貴是謂從富

貴為貧賤從貧賤為富貴也夫富貴不欲為貧賤貧賤自至貧賤不求為富貴富貴自得也春夏囚死秋冬王相非能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代王自代入為文帝周亞夫以庶子為條侯此時代王非太子亞夫非適嗣逢時遇會卓然卒至命貧以力勤致富富至而死命賤以才能取貴貴至而免才力而致富貴命祿不能奉持猶器之盈量手之持重也器受一升以一升則平受之如過一升則滿溢也手舉一鈞以一

鈞則平舉之過一鈞則蹪仆矣前世明是非歸之於命也命審然也信命者則可幽居俟時不須勞精苦形求索之也猶珠玉之在山澤天命難知人不耐審雖有厚命猶不自信故必求之也如自知雖逃富避貴終不得離故曰力勝貧慎勝禍勉力勤事以致富砥才明操以取貴廢時失務欲望富貴不可得也雖云有命當須索之如信命不求謂當自至可不假而自得不作而自成不行而自至夫命富之人筋力自彊命貴之人才智自

高若千里之馬頭目蹄足自相副也有求而不得者矣未必不求而得之者也精學不求貴貴自至矣力作不求富富自到矣富貴之福不可求致貧賤之禍不可苟除也由此言之有富貴之命不求自得信命者曰自知吉不待求也天命吉厚不求自得天命凶厚求之無益夫物不求而自生則人亦有不求貴而貴者矣人情有不教而自善者有教而終不善者矣天性猶命也越王翳逃山中至誠不願自冀得代越人爊其穴遂不得免

彊立為君而天命當然雖逃避之終不得離故夫不求自得之貴歟

氣壽篇

凡人稟命有二品一曰所當觸值之命二曰彊弱壽夭之命所當觸值謂兵燒壓溺也彊壽弱夭謂稟氣渥薄也兵燒壓溺遭以所稟為命未必有審期也若夫彊弱夭壽以百為數不至百者氣自不足也夫稟氣渥則其體彊體彊則其命長氣薄則其體弱體弱則命短命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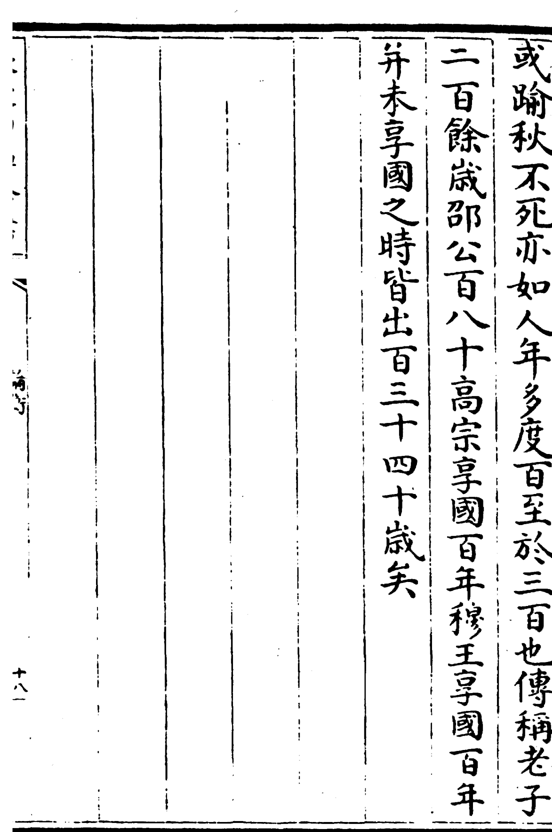
則多病壽短始生而死未産而傷稟之薄弱也渥彊之人不卒其壽若夫無所遭遇虛居困劣短氣而死此稟之薄用之竭也此與始生而死未産而傷一命也皆由稟氣不足不自致於百也人之稟氣或充實而堅强或虛劣而軟弱充實堅强其年壽虛劣軟弱失棄其身天地生物物有不遂父母生子子有不就物有為實枯死而墮人有為兒夭命而傷使實不枯亦至滿歲使兒不傷亦至百年然為實兒而死枯者稟氣薄則雖形體完

其虛劣氣少不能充也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暢者壽嘶喝濕下者夭何則稟壽夭之命以氣多少為主性也婦人疏字者子活數乳者子死何則疏而氣渥子堅彊數而氣薄子軟弱也懷子而前已産子死則謂所懷不活名之曰懷其意以為已産之子死故感傷之子失其性矣所産子死所懷子凶者字乳亟數氣薄不能成也雖成人形體則易感傷獨先疾病病獨不治百歲之命是其正也不能滿百者雖非正猶為命也譬猶人形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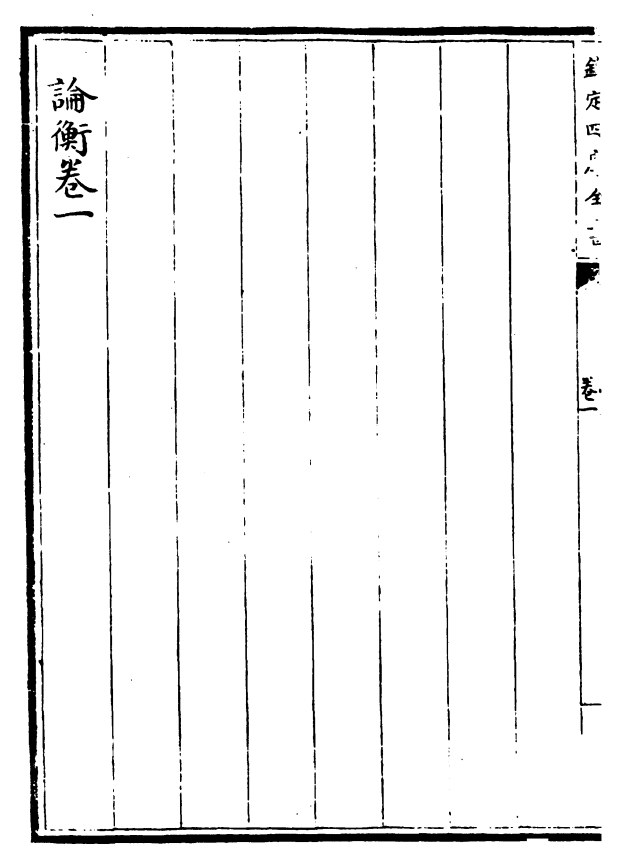
丈正形也名男子為丈夫尊公嫗為丈人不滿丈者失其正也雖失其正猶乃為形也夫形不可以不滿丈之故謂之非形猶命不可以不滿百之故謂之非命也非天有長短之命而人各有稟受也由此言之人受氣命於天卒與不卒同也語曰圖王不成其弊可以霸霸者王之弊也霸本當至於王猶壽當至於百也不能成王退而為霸不能至百消而為夭王霸同一業優劣異名壽夭或一氣長短殊數何以知不滿百為夭者百歲之

命也以其形體小大長短同一等也百歲之身五十之體無以異也身體不異血氣不殊鳥獸與人異形故其年壽與人殊數何以明人年以百為壽也世間有矣儒者說曰太平之時人民侗長百歲左右氣和之所生也堯典曰朕在位七十載求禪得舜舜徵三載陟帝位堯退而老二十八載至殂落九十八歲未在位之時必已成人今計數百有餘矣又曰舜生三十徵用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適百歲矣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

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而薨武王九十三而崩周公武王之弟也兄弟相差不過十年武王崩周公居攝七年復政退老出入百歲矣邵公周公之兄也至康王之時尚為太保出入百有餘歲矣聖人稟和氣故年命得正數氣和為治平故太平之世多長壽人百歲之壽蓋人年之正數也猶物至秋而死物命之正期也物先秋後秋則亦如人死或增百歲或減百也先秋後秋為期增百減百為數物或出地而死猶人始生而夭也物



或踰秋不死亦如人年多度百至於三百也傳稱老子二百餘歲邵公百八十高宗享國百年穆王享國百年幷未享國之時皆出百三十四十歲矣



論衡卷一

論衡卷二

漢 王充 撰

幸偶篇　命義篇
無形篇　率性篇
吉驗篇

幸偶篇

凡人操行有賢有愚及遭禍福有幸有不幸舉事有是有非及觸賞罰有偶有不偶並時遭兵隱者不中同日

被霜蔽者不傷中傷未必惡隱蔽未必善隱蔽幸中傷不幸俱欲納忠或賞或罰並欲有益或信或疑賞而信者未必真罰而疑者未必偽賞信者偶罰疑不偶也孔子門徒七十有餘顔回蚤夭孔子曰不幸短命死矣短命稱不幸則知長命者幸也短命者不幸也服聖賢之道講仁義之業宜蒙福祐伯牛有疾亦復顔回之類俱不幸也螻蟻行於地人舉足而涉之足所履螻蟻苲死足所不蹈全活不傷火燔野草車轢所致火所不燔俗

或喜之名曰幸草夫足所不蹈火所不及未必善也舉火行有適然也由是以論癰疽之發亦一實也氣結閼積聚為癰潰為疽創流血出膿豈癰疽所發身之善穴哉營衛之行適不通也蜘蛛結網蜚蟲過之或脫或獲獵者張羅百獸羣擾或得或失漁者罾江湖之魚或存或亡或奸盜大辟而不知或罰贖小罪而發覺災氣加人亦此類也不幸遭觸而死幸者免脫而生不幸者不徼幸也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則夫順道而

觸者為不幸矣立巖墻之下為壞所壓蹈圻岸之上為崩所墜輕遇無端故為不幸魯城門久朽欲頓孔子過之趨而疾行左右曰久矣孔子曰惡其久也孔子戒慎已甚如過遭壞可謂不幸也故孔子曰君子有不幸而無有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又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佞幸之徒閎籍孺之輩無德薄才以色稱媚不宜愛而受寵不當親而得附非道理之宜故太史公為之作傳邪人反道而受恩寵與此同科故合其

名謂之倖幸無德受恩無過遇禍同一實也俱稟元氣或獨為人或為禽獸並為人或貴或賤或貧或富富或累金貧或乞食貴至封侯賤至奴僕非天稟施有左右也人物受性有厚薄也俱行道德禍福不均並為仁義利害不同晉文脩文德徐偃行仁義文公以賞賜偃王以破滅魯人為父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為盜所奪和意不恐盜還殺之文德與仁義同不走與不恐等然文公魯人得福偃王牛缺得禍者文公魯人幸而

偃王牛缺不幸也韓昭侯醉卧而寒典冠加之以衣覺而問之知典冠愛已也以越職之故加之以罪衛之驂乘者見御者之過從後呼車有救危之義不被其罪夫驂乘之呼車典冠之加衣同一意也加衣恐主之寒呼車恐君之危仁惠之情俱發於心然而於韓有罪於衛為忠驂乘偶典冠不偶也非唯人行物亦有之長數仞之竹大連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見舉持或遺材而遭廢棄非工伎之人有愛憎也刀斧如有

偶然也蒸穀為飯釀飯為酒酒之成也甘苦異味飯之熟也剛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異也手指之調有偶適也調飯也殊筐而居甘酒也異器而處蟲墮一器酒棄不飲鼠涉一筐飯捐不食夫百草之類皆有補益遭醫人采掇成為良藥或遺枯澤為火所爍等之金也或為劍戟或為鋒銛同之木也或梁於宮或柱於橋俱之火也或爍脂燭或燔枯草均之土也或基殿堂或塗軒戶皆之水也或溉鼎釜或澡腐臭物善惡同遭為人用

其不幸偶猶可傷痛況含精氣之徒乎虞舜聖人也在世宜蒙全安之福父頑母嚚弟象敖狂無過見憎不惡而得罪不幸甚矣孔子舜之次也生無尺土周流應聘削迹絶糧俱以聖才並不幸偶舜尚遭堯受禪孔子已死於闕里以聖人之才猶不幸偶庸人之中被不幸偶禍必衆多矣

命義篇

墨家之論以為人死無命儒家之議以為人死有命言

有命者見子夏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言無命者聞歷陽之都一宿沉而為湖秦將白起坑趙降卒於長平之下四十萬衆同時皆死春秋之時敗績之軍死者蔽草尸且萬數饑饉之歲餓者滿道温氣疫癘千户滅門如必有命何其秦齊同也言有命者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衆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故相積於長平猶高祖初起相工入豐沛之邦多封侯之人矣未必老少男

女俱貴而有相也卓礫時見往往皆然而歷陽之都男女俱沒長平之坑老少並陷萬數之中必有長命未當死之人遭時衰微兵革並起不得終其壽人命有長短時有盛衰衰則疾病被災蒙禍之驗也宋衞陳鄭同日並災四國之民必有祿盛未當衰之人然而俱災國禍陵之也故國命勝人命壽命勝祿命人有壽夭之相亦有貧富貴賤之法俱見於體故壽命脩短皆稟於天骨法善惡皆見於體命當夭折雖稟異行終不得長祿當

貧賤雖有善性終不得遂項羽且死顧謂其徒曰吾敗乃命非用兵之過此言實也實者項羽用兵過於高祖高祖之起有天命焉國命繫於衆星列宿吉凶國有禍福衆星推移人有盛衰人之有吉凶猶歲之有豐耗命有衰盛物有貴賤一歲之中一貴一賤一壽之間一衰一盛物之貴賤不在豐耗人之衰盛不在賢愚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而不曰死生在天富貴有命者何則死生者無象在天以性為主稟得堅彊之性則氣渥

厚而體堅彊堅彊則壽命長壽命長則不夭死稟性軟弱者氣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則壽命短短則蚤死故言有命命則性也至於富貴所稟猶性所稟之氣得衆星之精衆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貴象則富貴得貧賤象則貧賤故曰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衆星天施氣而衆星布精天所施氣衆星之氣在其中矣人稟氣而生含氣而長得貴則貴得賤則賤貴或秩有高下富或貲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故天有百官天

有衆星地有萬民五帝三王之精天有王梁造父人亦有之稟受其氣故巧於御傳曰說命有三一曰正命二曰隨命三曰遭命正命謂本稟之自得吉也性然骨善故不假操行以求福而吉自至故曰正命隨命者戮力操行而吉福至縱情施欲而凶禍到故曰隨命遭命者行善得惡非所冀望逢遭於外而得凶禍故曰遭命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氣之時已得吉凶矣夫性與命異或性善而命凶或性惡而命吉操行善惡者性也禍福吉

凶者命也或行善而得禍是性善而命凶或行惡而得福是性惡而命吉也性自有善惡命自有吉凶使命吉之人雖不行善未必無福凶命之人雖勉操行未必無禍孟子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性善乃能求之命善乃能得之性善命凶求之不能得也行惡者禍隨而至而盜跖莊蹻橫行天下聚黨數千攻奪人物斷斬人身無道甚矣宜遇其禍乃以壽終夫如是隨命之說安所驗乎遭命者行善於內遭凶於外也若顏淵伯牛之徒有

如何遭凶〔何謂乎字〕顏淵伯牛行善者也當得隨命福祐隨至何故遭凶顏淵困於學以才自殺伯牛空居而遭惡疾及屈平伍員之徒盡忠輔上竭王臣之節而楚放其身吳烹其尸行善當得隨命之福乃觸遭命之禍何哉言隨命則無遭命言遭命則無隨命儒者三命之說竟何所定且命在初生骨表著見今言隨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則富貴貧賤皆在初稟之時不在長大之後隨操行而至也正命者至百而死隨命者五十而

死遭命者初禀氣時遭凶惡也謂妊娠之時遭得惡也或遭雷雨之變長大夭死此謂三命亦有三性有正有隨有遭正者禀五常之性也隨者隨父母之性遭者遭得惡物象之故也故妊婦食兎子生缺脣月令曰是月也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大凶瘖聾跛盲氣遭胎傷故受性狂悖羊舌食我初生之時聲似豺狼長大性惡被禍而死在母身時遭受此性丹朱商均之類是也性命在本故禮有胎教之法子在身時席

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非正色目不視非正聲耳不聽
及長置以賢師良傳教君臣父子之道賢不肖在此時
矣受氣時母不謹慎心妄慮邪則子長大狂悖不善形
體醜惡素女對黄帝陳五女之法非徒傷父母之身乃
又賊男女之性人有命有禄有遭遇有幸偶命者貧富
貴賤也禄者盛衰興廢也以命當富貴遭當盛之禄常
安不危以命當貧賤遇當衰之禄則禍殃乃至常苦不
樂遭者遭逢非常之變若成湯囚夏臺文王厄牖里矣

以聖明之德而有囚厄之變可謂遭矣變雖甚大命善禄盛變不為害故稱遭逢之禍晏子所遭可謂大矣直兵指胷白刃加頸蹈死亡之地當劒戟之鋒執死得生還命善禄盛遭逢之禍不能害也歷陽之都長平之坑其中必有命善禄盛之人一宿同填而死遭逢之禍大命善禄盛不能郤也譬猶水火相更也水盛勝火火盛勝水遇其主而用也雖有善命盛禄不遇知已之主不得效驗幸者謂所遭觸得善惡也獲罪得脱幸也無罪

見拘不幸也執拘未久蒙令得出命善禄盛夭災之禍不能傷也偶也謂事君也以道事君君善其言遂用其身偶也行與主乖退而遠不偶也退遠未久上官録召命善禄盛不偶之害不能留也故夫遭遇幸偶或與命禄并或與命離遭遇幸偶遂以成完遭遇不幸偶遂以敗傷是與命并者也中不遂成善轉為惡若是與命禄離者也故人之在世有吉凶之性命有盛衰之禍福重以遭遇幸偶之逢獲從生死而卒其善惡之行得其胸

中之志希矣

無形篇

人稟元氣於天各受壽夭之命以立長短之形猶陶者用土為簋廉冶者用銅為柈杅矣器形已成不可小大人體已定不可減增用氣為性性成命定體氣與形骸相抱生死與期節相須形不可變化命不可減加以陶冶言之人命短長可得論也或難曰陶者用埴為簋廉簋廉壹成遂至毀敗不可復變若夫冶者用銅為柈杅

柈杆雖已成器猶可復爍柈可得為尊尊不可為盎人稟氣於天雖各受壽夭之命立以形體如得善道神藥形可變化命可加增曰冶者變更成器須先以火燔爍乃可大小短長人冀延年欲比於銅器宜有若鑪炭之化乃易形形易壽亦可增人何由變易其形便如火爍銅器乎禮曰水潦降不獻魚鱉何則雨水暴下蟲蛇變化化為魚鱉離本真暫變之蟲臣子謹慎故不敢獻人願身之變冀若蟲蛇之化乎夫蟲蛇未化者不若不化

者蟲虵未化人不食也化為魚鼈人則食之(一有見字)食則壽命乃短非所冀也歲月推移氣變物類蝦蟇為鶉雀為蜃蛤人顧身之變冀若鶉與蜃蛤魚鼈之類也人設捕蜃蛤得者食之雖身之不化壽命不得長非所冀也魯公牛哀寢疾七日變而成虎鯀殛羽山化為黃能(能音奴來反)顧身變者冀牛哀之為虎鯀之為能乎則夫虎能之壽不能過人天地之性人最為貴變人之形更為禽獸非所冀也凡可冀者以老翁變為嬰兒其次白髮復

黑齒落復生身氣丁彊超乘不衰乃可貴也徒變其形壽命不延其何益哉且物之變隨氣若應政治有所象為非天所欲壽長之故變易其形也又非得神草珍藥食之而變化也人恒服藥固壽能增加本性益其身年也遭時變化非天之正氣人所受之真性也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時或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由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為政變非常性也漢興老父授張良書已化為石是以

石之精為漢興之瑞也猶河精為人持璧與秦使者秦亡之徵也蠶食桑老績而為璽璽又化而為蛾蛾有兩翼變去蠶形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蟬生兩翼不類蠐螬凡諸命蠕蜚之類多變其形易其體至人獨不變者稟得正也生為嬰兒長為丈夫老為父翁從生至死未嘗變更者天性然也天性不變者不可令復變變者不可不變若夫變者之壽不若不變者人欲變其形輙增益其年可也如徒變其形而年不增則蟬之類

也何謂人願之龍之為蟲一存一亡一短一長龍之為性也變化斯須輙復非常由此言之人物也受不變之形不可變更年不可增减傳稱高宗有桑穀之異悔過反政享福百年是虛也傳言宋景公出三善言熒惑卻三舍延年二十一載是又虛也又言秦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是又虛也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度世不死是又虛也假令人生立形謂之甲終老至死常守甲形如好道為仙未有使甲變為乙者也夫形不可變

更年不可減增何則形氣性天也形為春氣為夏人以氣為壽形隨氣而動氣性不均則於體不同牛壽半馬馬壽半人然則牛馬之形與人異矣稟牛馬之形當自得牛馬之壽牛馬之不變為人則年壽亦短於人世稱高宗之徒不言其身形變異而徒言其增延年壽故有信矣形之血氣也猶囊之貯粟米也一石囊之高大亦適一石如損益粟米囊亦增減人以氣為壽氣猶粟米形猶囊也增減其壽亦當增減其身形安得如故如以

人形與囊異氣與粟米殊更以苞瓜喻之苞瓜之汁猶人之血也其肌猶肉也試令人損益苞瓜之汁令其形如故耐為之乎人不耐損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減人之年人年不可增減高宗之徒誰益之者而云增加如言高宗之徒形體變易其年亦增乃可信也今言年增不言其體變未可信也何則人稟氣於天氣成而形立則命相須以至終死形不可變化年亦不可增加以何驗之人生能行死則僵仆死則氣減形消而壞稟生人

形不可得變其年安可增人生至老身變者髮與膚也人少則髮黑老則髮白白久則黄髮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髮黄而膚為垢故禮曰黄耇無疆髮變易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五行之物可變改者唯土也埏以為馬變以為人是謂未入陶竈更火者也如使成器入竈更火牢堅不可復變今人以為天地所陶冶矣形已成定何可復更也圖仙人之形體生毛臂變為翼行於雲

則年增矣千歲不死此虛圖也世有虛語亦有虛圖假使之然蟬娥之類非真正人也海外三十五國有毛民羽民羽則翼矣毛羽之民土形所出非言為道身生毛羽也禹益見西王母不言有毛羽不死之民亦在外國不言有毛羽毛羽之民不言不死不死之民不言毛羽毛羽未可以效不死仙人之有翼安足以驗長壽乎

率性篇

論人之性定有善有惡其善者固自善矣其惡者故可

教告率勉使之為善凡人君父審觀臣子之性善則養育勸率無令近惡近惡則輔保禁防令漸於善善漸於惡惡化於善成為性行召公戒成王曰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生子謂十五子初生意於善終以善初生意於惡終以惡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傳言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丹則赤十五之子其猶絲也其有所漸化為善惡猶藍丹之染練絲使之為青赤也青赤一成真色無異是故楊子哭岐道墨子哭

練絲也蓋傷離本不可復變也人之性善可變為惡惡可變為善猶此類也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練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紗之質不黑麻扶緇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猶蓬紗也在所漸染而善惡變矣王良造父稱為善御不能使不良為良也如徒能御良其不良者不能馴服此則駔工庸師服馴技能何奇而世稱之故曰王良登車馬不罷駑堯舜為政民無狂愚傳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斯民也

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聖主之民如彼惡主之民如此竟在化不在性也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而鄙夫寛徒聞風名猶或變節況親接形面相敦告乎孔門弟子七十之徒皆任卿相之用被服聖教文才雕琢知能十倍教訓之功而漸漬之力也未入孔子之門時閭巷常庸無奇其尤甚不率者唯子路也世稱子路無恒之庸人未入孔門時戴雞佩豚勇猛無禮聞誦讀之聲搖雞奮豚揚脣吻之

音聒賢聖之耳惡至甚矣孔子引而教之漸漬磨礪闓導牖進猛氣消損驕節屈折卒能政事序在四科斯蓋變性使惡為善之明效也夫肥沃墝埆土地之本性也肥而沃者性美樹稼豐茂墝而埆者性惡深耕細鋤厚加糞壤勉致人功以助地力其樹稼與彼肥沃者相似類也地之高下亦如此焉以钁鍤鑿地以埤增下則其下與高者齊如復增钁鍤則夫下者不徒齊者也反更為高而其高者反為下使人之性有善有惡彼地有高

有下勉致其教令之善則將善者同之矣善以化渥釀其教令變更為善善則且更宜反過於往善猶下地增加钁鍤更崇於高地也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賜本不受天之富命所加貨財積聚為世富人者得貨殖之術也夫得其術雖不受命猶自益饒富性惡之人亦不稟天善性得聖人之教志行變化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棠谿魚腸之屬龍泉太阿之輩其本鋌山中之恒鐵也冶工鍛鍊成為銛利豈利劍之鍛與鍊乃異質哉工良師

巧鍊一數至也試取東下直一金之劒更熟鍛鍊足其火齊其銛猶千金之劍也夫鐵石天然尚為鍛鍊者變易故貴況人含五常之性賢聖未之熟鍛鍊耳奚患性之不善哉古貴良醫者能知篤劇之病所從生起而以針藥治而已之如徒知病之名而坐觀之何以為奇夫人有不善則乃性命之疾也無其教治而欲令變更豈不難哉天道有真偽真者固自與天相應偽者人加知巧亦與真者無以異也何以驗之禹貢曰璆琳琅玕者

此則土地所生真玉珠也然而道人消爍五石作五色之玉比之真玉光不殊別兼魚蚌之珠與禹貢璆琳皆真玉珠也然而隨侯以藥作珠精耀如真道士之教至知巧之意加也陽遂取火於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時消鍊五石鑄以為器磨礪生光仰以嚮日則火來至比真取火之道也今妄以刀劍之鉤月摩拭朗白仰以嚮日亦得火焉夫鉤月非陽遂也所以耐取火者摩拭之所致也今夫性惡之人使與性善者同類乎可率勉之令

其為善使之異類乎亦可令與道人之所鑄玉隨侯之所作珠人之所摩刀劍鉤月焉教導以學漸漬以德亦將日有仁義之操黄帝與炎帝爭為天子教熊羆貔虎以戰于阪泉之野三戰得志炎帝敗績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欲得三公而堯不聽怒其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可以為城舉尾以為旌奮心盛氣阻戰為彊夫禽獸與人殊形猶可命戰況人同類乎推此以論百獸率舞潭魚出聽六馬仰秣不復疑矣異類以殊為同同

類以鈞為異所由不在於物在於人也凡含血氣者教之所以異化也三苗之民或賢或不肖堯舜齊之恩教加也楚越之人處莊嶽之間經歷歲月變為舒緩風俗移也故曰齊舒緩秦慢易楚促急燕戇投以莊嶽言之四國之民更相出入久居單處性必變易夫性惡者心比木石木石猶為人用況非木石在君子之迹庶幾可見有癡狂之疾歌啼於路不曉東西不睹燥濕不覺疾病不知飢飽性已毁傷不可如何前無所觀却無所畏

也是故王法不廢學校之官不除獄理之吏欲令凡衆
見禮義之教學校勉其前法禁防其後使丹朱之志亦
將可勉何以驗之三軍之士非能制也勇將率勉視死
如歸且闔廬嘗試其士於五湖之側皆加刃於肩血流
至地句踐亦試其士於寢宮之庭赴火死者不可勝數
夫刃火非人性之所貪也二主激率念不顧生是故軍
之法輕刺血孟賁勇也聞軍令懼是故叔孫通制定禮
儀拔劍爭功之臣奉禮拜伏初驕倨而後遜順教威德

變易性也不患性惡患其不服聖教自遇而以生禍也豆麥之種與稻梁殊然食能去飢小人君子稟性異類乎譬諸五穀皆為用實不異而效殊者稟氣有厚泊故性有善惡也殘則授不仁之氣泊而怒則稟勇渥也仁泊則戾而少愈勇渥則猛而無義而又和氣不足喜怒失時計慮輕愚妄行之人罪故為惡人受五常含五臟皆具於身稟之泊少故其操行不及善人猶或厚或泊也非厚與泊殊其釀也麴蘗多少使之然也是故酒之

泊厚同一麴蘗人之善惡共一元氣氣有少多故性有賢愚西門豹急佩韋以自緩董安于緩帶弦以自促急之與緩俱失中和然而韋弦附身成為完具之人能納韋弦之教補接不足則豹安于之名可得參也貧劣宅屋不具牆壁宇達人指訾之如財貨富愈起屋築牆以自蔽鄣為之具宅人弗復非魏之行田百畮鄴獨二百西門豹灌以漳水成為膏腴則畝收一鍾夫人之質猶鄴田道教猶漳水也患不能化不患人性之難率也雖

陽城中之道無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馳流水工之功也由此言之迫近君子而仁義之道數加於身孟母之徙宅蓋得其驗人間之水汚濁在野外者清潔俱為一水源從天涯或濁或清所在之勢使之然也南越王趙他本漢賢人也化南夷之俗背畔王制椎髻箕坐好之若性陸賈説以漢德懼以聖威蹶然起坐心覺改悔奉制稱蕃其於椎髻箕坐也惡之若性前則若彼後則若此由此言之亦在於教不獨在性也

吉驗篇

凡人稟貴命於天必有吉驗見於地見於地故有天命也驗見非一或以人物或以禎祥或以光氣傳言黃帝姙二十月而生生而神靈弱而能言長大率諸侯諸侯歸之教熊羆戰以伐炎帝炎帝敗績性與人異故在母之身留多十月命當為帝故能教物物為之使堯體就之如日望之若雲洪水滔天虵龍為害堯使禹治水驅虵龍水治東流虵龍潛處有殊奇之骨故有詭異之驗

有神靈之命故有驗物之效天命當貴故從唐侯入嗣帝后之位舜未逢堯鯀在側陋瞽瞍與象謀欲殺之使之完廩火燔其下令之浚井土掩其上舜得下廩不被火災穿井旁出不觸土害一有故字堯聞徵用試之於職官治職脩事無廢亂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虵不噬逢烈風疾雨行不迷惑夫人欲殺之不能害之毒螫之野禽蟲不能傷卒受帝命踐天子祚后稷之母履大人跡或言衣帝嚳之服坐息帝嚳之處姙身怪而棄之隘

巷牛馬不敢踐之寘之冰上鳥以翼覆之慶集其身母知其神怪乃收養之長大佐堯位至司馬烏孫王號昆莫匈奴攻殺其父而昆莫生棄於野烏銜肉往食之單于怪之以爲神而收長及壯使將兵數有功單于乃復以其父之民予昆莫命令長守於西城夫后稷不當棄故牛馬不踐鳥以羽翼覆愛其身昆莫不當死故烏銜肉就而食之北夷槖離國王侍婢有娠王欲殺之婢對曰有氣大如雞子從天而下我故有娠後産子捐於猪溷

中猪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置馬櫚中欲使馬藉殺之馬復以口氣嘘之不死王疑以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東明令牧牛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也欲殺之東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擊水魚鼈浮為橋東明得渡魚鼈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餘故北夷有夫餘國馬東明之母初娠時見氣從天下及生棄之猪馬以氣吁之而生之長大王欲殺之以弓擊水魚鼈為橋天命不當死故有猪馬之救命當都王夫餘故有魚鼈為

橋之助也伊尹且生之時其母夢人謂已曰臼出水疾東走毋顧明旦視臼出水即東走十里顧其鄉皆為水矣伊尹命不當没故其母感夢而走推此以論歴陽之都其策命若伊尹之類必有先時感動在他地之效齊襄公之難桓公為公子與子糾爭立管仲輔子糾鮑叔佐桓公管仲與桓公爭引弓射之中其帶鉤夫人身長七尺帶約其要鉤挂於帶在身所掩不過一寸之内既微小難中又滑澤銛靡鋒刃中鉤者莫不蹉跌管仲射

之正中其鉤中矢觸因落不跌中旁肉命當富貴有神靈之助故有射鉤不中之驗楚共王有五子子招子圍子干子晳棄疾五人皆有寵共王無適立乃望祭山川請神決之乃與巴姬埋璧於太室之庭令五子齊而入拜康王跨之子圍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棄疾弱抱而入再拜皆壓紐故共王死招為康王至子失之圍為靈王及身而弑子干為王十有餘日子晳不立又懼誅死皆絕無後棄疾後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其王日之

長短與拜去壁遠近相應也夫璧在地中五子不知相隨入拜遠近不同壓紐若神將教跪之矣晉屠岸賈作難誅趙盾之子朔死其妻有遺腹子及岸賈聞之索於宮母置兒於袴中祝曰趙氏宗滅乎若當啼即不滅若無聲及索之而終不啼遂脫得活程嬰齊負之匿於山中至景公時韓厥言於景公景公乃與韓厥共立趙孤續趙氏祀是為文子當趙孤之無聲若有掩其口者矣由此言之趙文子立命也高皇帝母曰劉媪嘗息大澤

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蛟龍在上及生而有美一有質字性好用酒嘗從王媼武負貰酒飲醉止臥媼負見其身常有神怪每留飲醉酒售數倍後行澤中手斬大蛇一嫗當道而哭云赤帝子殺吾子此驗既著聞矣秦始皇帝常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之氣也與呂后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求之見其上常有氣直起往求輒得其處後與項羽約先入秦關王之高祖先至項羽怨恨范增曰吾令人望其氣氣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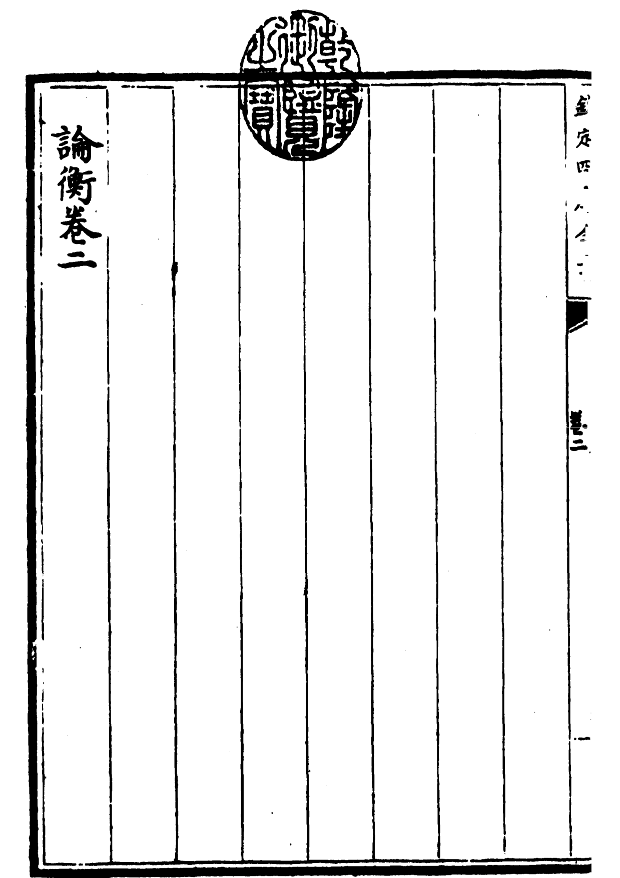
為龍成五采此皆天子之氣也急擊之高祖往謝項羽羽與亞父謀殺高祖使項莊拔劍起舞項伯知之因與項莊俱起每劍加高祖之上項伯輒以身覆高祖之身劍遂不得下殺勢不得成會有張良樊噲之救卒得免脫遂王天下初妊身有蛟龍之神既生酒舍見雲氣之怪夜行斬蛇蛇嫗悲哭始皇呂后望見光氣項羽謀殺項伯為蔽謀遂不成遭得良噲葢富貴之驗氣見而物應人助輔援也竇太后弟名曰廣國年四五歲家貧為

人所掠賣其家不知其所在傳賣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寒卧炭下百餘人炭崩盡壓死廣國獨得脫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清河觀津乃上書自陳竇太后言於景帝召見問其故果是乃厚賜之文帝立拜廣國為章武侯夫積炭崩百餘人皆死廣國獨脫命當富貴非徒得活又封為侯虞子大陳留東莞人也其生時以夜適免母身母見其上若一疋練狀經上天明以問人人皆曰吉貴氣

與天通長大仕宦位至司徒公廣文伯河東蒲坂人也
其生亦以夜半時適生有人從門呼其父名父出應之
不見人有一木杖植其門側好善異於衆其父持杖入
門以示人人占曰吉文伯長大學宦位至廣漢太守文
伯當富貴故父得賜杖其占者若曰杖當子力矣光武
帝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生於濟陽宮後殿第二內中
皇考爲濟陽令時夜無火室內自明皇考怪之即名功
曹吏充蘭使出問卜工蘭與馬下卒蘇永俱之卜王長

孫所長孫卜謂永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是歲有禾生
景天備火中三本一莖九穗長於禾一二尺葢嘉禾也
元帝之初有鳳凰下濟陽宫一有訖字故今濟陽宫有鳳凰
廬始與李父等俱起到柴界中遇賊兵惶惑走濟陽舊
廬比到見光若火正赤在舊廬道南光耀憧憧上屬天
有頃不見王莽時謁者蘇伯阿能望氣使過舂陵城郭
鬱鬱葱葱及光武到河北與伯阿見問曰卿前過舂陵
何用知其氣佳也伯阿對曰見其鬱鬱葱葱耳葢天命

當興聖王當出前後氣驗照察明著繼體守文因據前基稟大光氣驗不足言創業龍興由微賤起於顛沛若高祖光武者曷嘗無天人神怪光顯之驗乎



論衡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論衡卷三
四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論衡卷三

漢　王充　撰

偶會篇　骨相篇
初稟篇　本性篇
物勢篇　怪奇篇

偶會篇

命吉凶之主也自然之道適偶之數非有他氣旁物厭勝感動使之然也世謂子胥伏劍屈原自沉子蘭宰嚭

誣讒吳楚之君寃殺之也偶二子命當絶子蘭宰嚭適為讒而懐王夫差適信姦也君適不明臣適為讒二子之命偶自不長二偶三合似若有之其實自然非他為也夏殷之朝適窮桀紂之惡適稔商周之數適起湯武之德適豐關龍逢殺箕子比干囚死當桀紂惡盛之時亦二子命訖之期也任伊尹之言納呂望之議湯武且興之會亦二臣當用之際也人臣命有吉凶賢不肖之主興之相逢文王時當昌呂望命當貴高宗治當平傅

說德當遂非文王高宗為二臣生呂望傅說為兩君出也君明臣賢光曜相察上脩下治度數相得顔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孔子自傷之辭非實然之道也孔子命不王二子壽不長也不王不長所稟不同度數並放適相應也二龍之祅當效周厲適闓櫝褒姒當喪周國幽王稟性偶惡非二龍使厲王發孽褒姒令幽王愚惑也遭逢會遇自相得也僮謠之語當驗鬬雞之變適生鸜鵒之占當應魯昭之惡適成非僮謠致

鬬競鸜鵒掐君惡也期數自至人行偶合也堯命當禪舜丹朱為無道虞統當傳夏商均行不軌非舜禹當得天下能使二子惡也美惡是非適相逢也火星與昴星出入昴星低時火星出昴星見時火星伏非火之性猒服昴也時偶不並度轉乖也正月建寅斗魁破申非寅建使申破也轉運之衡偶自應也父殁而子嗣姑死而婦代非子婦嗣代使父姑終殁也老少年次自相承也世謂秋氣擊殺穀草穀草不任凋傷而死此言失實夫

物以春生夏長秋而熟老適自枯死陰氣適盛與之會
遇何以驗之物有秋不死者生性未極也人生百歲而
終物生一歲而死死謂陰氣殺之人終觸何氣而亡論
者猶或謂鬼喪之夫人終鬼來物死寒至皆適遭也人
終見鬼或見鬼而不死物死觸寒或觸寒而不枯壞屋
所壓崩崖所墜非屋精崖氣殺此人也屋老崖沮命凶
之人遭居適履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
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

非氣感也殺人者罪至大辟殺者罪當重死若命當盡也故害氣下降囚命先中聖王德施厚禄先逢是故德令降於殿堂命長之囚出於牢中天非為囚未當死使聖王出德令也聖王適下赦拘囚適當免死猶人以夜卧晝起矣夜日光盡不可以作人力亦倦欲壹休息晝日光明人卧亦覺力亦復足非天以日作之以夜息之也作與日相應息與夜相得也鴈鵠集於會稽去避碣石之寒來遭民田之畢蹈履民田啄食草糧糧盡食索

春雨適作避熱北去復之碣石象耕靈陵亦如此馬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佃失事之實虛妄之言也丈夫有短壽之相娶必得早寡之妻早寡之妻嫁亦遇夭折之夫也世曰男女早死者夫賊妻妻害夫非相賊害命自然也使火燃以水沃之可謂水賊火火適自滅水適自覆兩名各自敗不為相賊今男女之早夭非水沃火之比適自滅覆之類也賊父之子妨兄之弟與此同名同宅而處氣相加淩羸瘠消單至於

死亡可謂相賊或客死千里之外兵燒壓溺氣不相犯相賊如何王莽姑姊正君許嫁二夫二夫死當適趙而王薨氣未相加遙賊三家何其痛也黄次公取鄰巫之女卜謂女相貴故次公位至丞相其實不然次公當貴行與女會女亦自尊故入次公門偶適然自相遭遇時也無禄之人商而無盈農而無播非其性賊貨而命妨禾也命貧居無利之貨禄惡殖不滋之禾也世謂宅有吉凶徙有歲月實事則不然天道難知假令有命凶之人

當衰之家治宅遭得不吉之地移徙適觸歲月之忌一家犯忌口以十數坐而死者必祿衰命泊之人也推此以論仕宦進退遷徙可復見也時適當退君用讒口時適當起賢人薦己故仕且得官也君子輔善且失位也小人毀奇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孔子稱命魯人臧倉讒孟子於平公孟子言天道未當行與讒相遇天未與己惡人用口故孔子稱命不怨公伯寮孟子言天不尤臧倉誠知時命當自然也推此以論人君治道功化可

復言也命當貴時適平期當亂祿遭衰治亂成敗之時與人興衰吉凶適相遭遇因此論聖賢迭起猶此類也聖主龍興於倉卒良輔超拔於際會世謂韓信張良輔助漢王故秦滅漢興高祖得王夫高祖命當自王信良之輩時當自興兩相遭遇若故相求是故高祖起於豐沛豐沛子弟相多富貴非天以子弟助高祖也命相小大適相應也趙簡子廢太子伯魯立庶子無恤無恤遭賢命亦當君趙也世謂伯魯不肖不如無恤伯魯命當

賤知慮多泯亂也韓生仕至太傅世謂賴倪寛實謂不然太傅當貴遭與倪寛遇也趙武藏於袴中終日不啼非或掩其口閼其聲也命時當生睡卧遭出也故軍功之侯必斬兵死之頭富家之商必奪貧室之財削土免侯罷退令相罪法明白祿秩適極故厲氣所中必加命短之人凶歲所著必饑虛耗之家矣

骨相篇

人曰命難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體人命稟於

天則有表候於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候者骨法之謂也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羊周公背僂皋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世所共聞儒所共說在經傳者較著可信若夫短書俗記竹帛胤文非儒者所見衆多非一蒼頡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為諸侯霸蘇秦骨鼻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

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陳平貧而飲食不足
貌體佼好而衆人怪之曰平何食而肥及韓信為滕公
所鑒免於鈇質亦以面狀有異面狀肥佼亦一相也高
祖隆準龍顔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單父呂公善相
見高祖狀貌奇之因以其女妻高祖呂后是也卒生孝
惠及魯元公主高祖為泗上亭長嘗告歸之田與呂后
及兩子居田有一老公過請飲因相呂后曰夫人天下
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

相魯元曰皆貴老公去高祖從外來呂后言於高祖高祖追及老公止使自相老公曰鄉者夫人嬰兒相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也後高祖得天下如老公言推此以況一室之人皆有富貴之相矣類同氣鈞性體法相固自相似異氣殊類亦兩相遇富貴之男娶得富貴之妻女亦得富貴之男夫二相不鈞而相遇則有立死若未相適有豫亡之禍也王莽姑正君許嫁至期當行時夫輒死如此者再乃獻之趙王趙王未取又薨清河南宮

大有與正君父稱君善者遇相君曰貴為天下母是時宣帝世元帝為太子稱君乃因魏郡都尉納之太子太子幸之生子君上宣帝崩太子立正君為皇后君上為太子元帝崩太子立是為成帝正君為皇太后竟為天下母夫正君之相當為天下母而前所許二家及趙王為無天下父之相故未行而二夫死趙王薨是則二夫趙王無帝王大命而正君不當與三家相遇之驗也丞相黄次公故為陽夏游徼與善相者同車俱行見一婦

人年十七八相者指之曰此婦人當大富貴為封侯者夫人次公止車審視之相者曰令此婦人不富貴卜書不用也次公問之乃其旁里人巫家子也即娶以為妻其後次公果大富貴位至丞相封為列侯夫次公富貴婦人當配之故果相遇遂俱富貴使次公命賤不得婦人為偶不宜為夫婦之時則有二夫趙王之禍夫舉家皆富貴之命然後乃任富貴之事骨法形體有不應者則必别離死亡不得久享介福故富貴之家役使奴僮

育養牛馬必有與衆不同者矣僮奴則有不死亡之相牛馬則有數字乳之性田則有種孳速熟之穀商則有居善疾售之貨是故知命之人見富貴於貧賤睹貧賤於富貴案骨節之法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趙簡子使姑布子卿相諸子莫吉至翟婢之子無恤而以為貴無恤最賢又有貴相簡子後廢太子而立無恤卒為諸侯襄子是矣相工相黥布當先刑而乃王後竟被刑乃封王衞青父鄭季與陽信公主家僮衞媼

通生青在建章宫時鉗徒相之曰貴至封侯青曰人奴之道得不笞駡足矣安敢望封侯其後青為軍吏戰數有功超封增官遂為大將軍封為萬户侯周亞夫未封侯之時許負相之曰君後三歲而入將相持一有重字國秉貴重矣於人臣無兩其後九歲而君餓死亞夫笑曰臣之兄已代侯矣有如父卒子當代亞夫何說侯乎然既已貴如負言又何說餓死指示我許負指其口有縱理入口曰此餓死法也居三歲其兄絳侯勝有罪文帝擇

絳侯子賢者推亞夫廼封條侯續絳侯後文帝之後六年匈奴入邊乃以亞夫為將軍至景帝之時亞夫為丞相後以疾免其子為亞夫買工官尚方甲盾五百被可以為葬者取庸苦之不與錢庸知其盜買官器怨而上告其子景帝下吏責問因不食五日嘔血而死當鄧通之幸文帝也貴在公卿之上賞賜億萬與上齊體相工相之曰當貧賤餓死文帝崩景帝立通有盜鑄錢之罪景帝考驗通亡寄死人家不名一錢韓太傅為諸生時

一有日之丙字借相工五十錢與之俱入壁雍之中相壁雍弟子誰當貴者相工指倪寬曰彼生當貴秩至三公韓生謝遣相工通刺倪寬結膠漆之交盡筋力之敬徙舍從寬深自附納之寬嘗甚病韓生養視如僕狀恩深踰於骨肉後名聞於天下倪寬位至御史大夫州郡承旨召請擢用舉在本朝遂至太傅夫鉗徒許負及相鄧通倪寬之工可謂知命之工矣故知命之工察骨體之證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也善器必用貴

人悉罷必施賤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明矣富貴之骨不遇貧賤之苦貧賤之相不遭富貴之樂亦猶此也器之盛物有斗石之量猶人爵有高下之差也器過其量物溢棄遺爵過其差死亡不存論命者如比之於器以察骨體之法則命在於身形定矣非徒富貴貧賤有骨體也而操行清濁亦有法理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惟知命有明相莫知性有骨法此見命之表證不見性

之符驗也范蠡去越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兎死走犬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榮樂子何不去大夫種不能去稱病不朝賜劒而死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故范蠡尉繚見

性行之證而以定處來事之實實有其效如其法相由
此言之性命繫於形體明矣以尺書所載世所共見准
況古今不聞者必衆多非一皆有其實稟氣於天立形
於地察在地之形以知在天之命莫不得其實也有傳
孔子相澹臺子羽唐舉占蔡澤不驗之文此失之不審
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外或在形體或在
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孔子適鄭與
弟子相失孔子獨立鄭東門鄭人或問子貢曰東門有

人其頭似堯其項若皐陶肩類子産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若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狗然哉然哉夫孔子之相鄭人失其實鄭人不明法術淺也孔子之失子羽唐舉惑於蔡澤猶鄭人相孔子不能具見形狀之實也以貌取人失於子羽以言取人失於宰予也

初稟篇

人生性命當富貴者初稟自然之氣養育長大富貴之

命效矣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為雀則文王受命魚烏則武王受命文武受命於天天用雀與魚烏命授之也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不受天復用魚烏命武王也若此者謂本無命於天脩已行善善行聞天天乃授以帝王之命也故雀與魚烏天使為王之命也王所奉以行誅者也如是論之非命也命謂初所稟得而生也人生受性則受命矣性命俱稟同時並得非先稟性後乃受命也何以明之棄事堯為司馬居

稷官故為后稷曾孫公劉居邰後徙居邠後孫古公亶甫三子太伯仲雍季歷季歷生文王昌昌在襁褓之中聖瑞見矣故古公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於是太伯知之乃辭之吳文身斷髮以讓王季文王受命謂此時也天命在人本矣太王古公見之早也此猶為未文王在母身之中已受命也王者一受命内以為性外以為體體者面輔骨法生而稟之吏秩百石以上王侯以下郎將大夫以至元士外及刺史太守居祿秩之吏稟

富貴之命生而有表見於面故許負姑布子卿輒見其
驗仕者隨秩遷轉遷轉之人或至公卿命祿尊貴位望
高大王者尊貴之率高大之最也生有高大之命其時
身有尊貴之奇古公知之見四乳之怪也夫四乳聖人
證也在母身中稟天聖命豈長大之後脩行道德四乳
乃生以四乳論望羊亦知為胎之時已受之矣劉媪息
於大澤夢與神遇遂生高祖此時已受命也光武生於
濟陽宮夜半無火室中光明軍下卒蘇永謂公曹史充

蘭曰此吉事也毋多言此時已受命獨謂文王武王得赤雀魚烏乃受命非也上天壹命王者乃興不復更命也得富貴大命自起王矣何以驗之富家之翁貲累千金生有富骨治生積貨至於年老成為富翁矣夫王者天下之翁也稟命定於身中猶鳥之別雄雌於卵㲉之中也卵㲉孕而雌雄生日月至而骨節彊彊則雄自率將雌雄非生長之後或教使為雄然後乃敢將雌此氣性剛彊自為之矣夫王者天下之雄也其命當王王命

定於懷姙猶富貴骨生有鳥雄卵成也非唯人鳥也萬物皆然草木生於實核出土為栽蘖稍生莖葉成為長短巨細皆由實核王者長巨之最也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栽如豆成為瑞矣王者稟氣而生亦猶此也或曰王者生稟天命及其將王天復命之猶公卿以下詔書封拜乃敢即位赤雀魚烏上天封拜之命也天道人事有相命使之義自然無為天之道也命文以赤雀武以白魚是有為也管仲與鮑叔分財取多鮑叔不與管仲

不求内有以相知視彼猶我取之不疑聖人起王猶管之取財也朋友彼我無有授與之義上天自然有命使之驗是則天道有為朋友自然也當漢祖斬大虵之時誰使斬者豈有天道先至而乃敢斬之哉勇氣奮發性自然也夫斬大虵誅秦殺項同一實也周之文武受命伐殷亦一義也高祖不受命使之將獨謂文武受雀魚之命誤矣難曰康叔之誥曰冐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如無命史經何為言天乃大命文王所謂大命

著非天乃命文王也聖人動作天命之意也與天合同若天使之矣書方激勸康叔勉使為善故言文王行道上聞於天天乃大命之也詩曰乃眷西顧此惟予度與此同義天無頭面眷顧如何人有顧睨以人傚天事易見故曰眷顧天乃大命文王眷顧之義實天不命也何以驗之夫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如必須天有命乃以從事安得先天而後天乎以其

不待天命直以心發故有先天後天之勤言合天時故有不違奉天之文論語曰大哉堯之為君唯天為大唯堯則之王者則天不違奉天之義也推自然之性與天合同是則所謂大命文王也自文王意文王自為非天驅赤雀使告文王云當為王乃敢起也然則文王赤雀及武王白魚非天之命昌熾祐也吉人舉事無不利者人徒不召而至瑞物不招而來黯然諧合若或使之出門闚告顧睨見善自然道也文王當興赤雀適來魚躍

烏飛武王偶見非天使雀至白魚來也吉物動飛而聖遇也白魚入于王舟王陽曰偶適也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故夫王陽之言適光武之曰偶可謂合於自然也

本性篇

情性者人治之本禮樂所由生也故原情性之極禮為之防樂為之節性有卑謙辭讓故制禮以適其宜情有好惡喜怒哀樂故作樂以通其敬禮所以制樂所為作

者情與性也昔儒舊生著作篇章莫不論說莫能實定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舉人之善性養而致之則善長（一有無固字）惡性養而致之則惡長如此則（一有情字）性各有陰陽善惡在所養焉故世子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有惡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者（一有欲字）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若孟子之言人幼小

之時無有不善也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衆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羊舌食我初生之時叔姬視之及堂聞其啼聲而還曰其聲豺狼之聲也野心無親非是莫滅羊舌氏遂不肯見及長（一有與字）祁勝為亂食我與焉國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滅矣紂之惡在孩子之時食我之亂見始生之聲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悖者丹朱生於唐宮商均生於虞室唐虞之時可比屋而封所與接

者必多善矣二帝之旁必多賢也然而丹朱傲商均虐並失帝統歷世為戒且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人生目輙眊瞭眊瞭稟之於天不同氣也非幼小之時瞭長大與人接乃更眊也性本自然善惡有質孟子之言性善未為實也然而性善之論亦有所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皆知水土物器形性不同而莫知善惡稟之異也

一有告子曰字一歲嬰兒無爭奪之心長大之後或漸利色狂心悖行由此生也告子與孟子同時其論性無善惡之分譬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分於善惡也夫告子之言謂人之性與水同也使性若水可以水喻性猶金之為金木之為木也人善因善惡亦因惡初稟天然之姿受純壹之質故生而兆見善惡可察無分於善惡可推移者謂中人也不善不惡須教成者也故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

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告子之以決水喻者徒謂中人不指極善極惡也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為善習惡而為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不善聖化賢教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之中最卓者也而曰上智下愚不移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夫告子之言亦有緣也詩曰彼姝者子何以與之其傳曰譬猶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夫決水使

之東西猶染絲令之青赤也丹朱商均已染於唐虞之
化矣然而丹朱慠而商均虐者至惡之質不受藍朱變
也孫卿有反孟子作性惡之篇以為人性惡其善者偽
也性惡者以為人生皆得惡性也偽者長大之後勉使
為善也若孫卿之言人幼小無有善也稷為兒以種樹
為戲孔子能行以俎豆為弄石生而堅蘭生而香稟善
氣長大就成故種樹之戲為唐司馬俎豆之弄為周聖
師稟蘭石之性故有堅香之驗夫孫卿之言未為得實

然而性惡之言有緣也一歲嬰兒無推讓之心見食號欲食之睹好啼欲玩之長大之後禁情割欲勉厲為善矣劉子政非之曰如此則天無氣也陰陽善惡不相當則人之為善安從生陸賈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謂道夫陸賈知人禮義為性人亦能察已所以受命性善者不待察而自善性惡者雖能察之猶背禮畔義義挹於善不能為也故貪者能言廉亂者能言治盜跖非人之竊也莊蹻刺人之

濫也明能察己口能論賢性惡不為何益於善陸賈之
言未能得實董仲舒覽孫孟之書作情性之說曰天之
大經一陰一陽人之大經一情一性性生於陽情生於
陰陰氣鄙陽氣仁曰性善者是見其陽也謂惡者是見
其陰者也若仲舒之言謂孟子見其陽孫卿見其陰也
處二家各有見可也不處人情性情性有善有惡未也
夫人情性同生於陰陽其生於陰陽有渥有泊玉生於
石有純有駮情性於陰陽安能純善仲舒之言未能得

實劉子政曰性生而然者也在於身而不發情接於物而然者也出形於外形外則謂之陽不發者則謂之陰夫子政之言謂性在身而不發情接於物形出於外故謂之陽性不發不與物接故謂之陰夫如子政之言乃謂情為陽性為陰也不據本所生起茍以形出與不發見定陰陽也必以形出為陽性亦與物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惻隱不忍仁之氣也卑謙辭讓性之發也有與接會故惻隱卑謙形出於外謂性在內不與

物接恐非其實不論性之善惡徒議外內陰陽理難以
知且從子政之言以性為陰情為陽夫人稟情竟有善
惡不也自孟子以下至劉子政鴻儒博生聞見多矣然
而論情性竟無定是唯世碩儒公孫尼子之徒頗得其
正由此言之事易知道難論也酆文茂記繁如榮華恢
諧劇談甘如飴蜜未必得實實者人性有善有惡猶人
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謂性無善惡是謂
人才無高下也稟性受命同一實也命有貴賤性有善

惡謂性無善惡是謂人命無貴賤也九州田土之性善惡不均故有黄赤黒之别上中下之差水潦不同故有清濁之流東西南北之趨人稟天地之性懷五常之氣或仁或義性術乖也動作趨翔或重或輕性識詭也面色或白或黒身形或長或短至老極死不可變易天性然也余固以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盡性之理則未也

物勢篇

儒者論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氣人偶自生也猶夫婦合氣子則自生也夫婦合氣非當時欲得生子情欲動而合合而生子矣且夫婦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則人生於天地也猶魚之於淵蟣虱之於人也因氣而生種類相產萬物生天地之間皆一實也傳曰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若此論事者何故云天地為鑪萬物為銅陰陽為火造化為工乎案陶

冶者之用火爍銅燔器故為之也而云天地不故生人人偶自生耳可謂陶冶者不故為器而器偶自成乎夫比不應事未可謂喻文不稱實未可謂是也曰是喻人稟氣不能純一若爍銅之下形燔器之得火也非謂天地生人與陶冶同也興喻人皆引人事人事有體不可斷絶以目視頭頭不得不動以手相足足不得不搖目與頭同形手與足同體今夫陶冶者初埏埴作器必模範為形故作之也燃炭生火必調和罏竈故為之也及

銅爍不能皆成罷熁不能盡善不能故生也夫天不能故生人則其生萬物亦不能故也天地合氣物偶自生矣夫耕耘播種故為之也及其成與不熟偶自然也何以驗之如天故生萬物當令其相親愛不當令之相賊害也或曰五行之氣天生萬物以萬物含五行之氣五行之氣更相賊害曰天自當以一行之氣生萬物令之相親愛不當令五行之氣反使相賊害也或曰欲為之用故令相賊害賊害相成也故天用五行之氣生萬物

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爍金金不成器故諸物相賊相利含血之蟲相勝服相齧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氣使之然也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也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邪且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行之道也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懷五行之氣輙相賊害一人之身胷懷

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氣相賊害含血之蟲相勝服其驗何在曰寅木也其禽虎也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勝土故犬與牛羊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豕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馬也水勝火故豕食蛇火為水所害故馬食鼠屎而腹脹曰審如論者之言含血之蟲亦有不相勝之効午馬也子鼠也酉雞也卯兔也水勝火鼠何不逐馬金勝木

雞何不啄兎亥豕也未羊也丑牛也土勝水牛羊何不殺豕巳虵也申猴也火勝金虵何不食獼猴獼猴者畏鼠也噛獼猴者犬也鼠水獼猴金也水不勝金獼猴何故畏鼠也戌犬也申猴也土不勝金猴何故畏犬東方木也其星蒼龍也西方金也其星白虎也南方火也其星朱鳥也北方水也其星玄武也天有四星之精降生四獸之體含血之蟲以四獸為長四獸含五行之氣最較著案龍虎交不相賊鳥龜會不相害以四獸驗之以

十二辰之禽效之五行之蟲以氣性相刻則尤不相應凡萬物相刻賊含血之蟲則相服至於相啖食者自以齒牙頓利筋力優劣動作巧便氣勢勇桀若人之在世勢不與適力不均等自相勝服以力相服則以刃相賊矣夫人以刃相賊猶物以齒角爪牙相觸刺也力强角利勢烈牙長則能勝氣微爪短膽小距頓則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戰有勝負勝者未必受金氣負者未必得木精也孔子畏陽虎卻行流汗陽虎未必色白孔子未

必面青也鷹之擊鳩雀鴞之啄鵲鴈未必鷹鴞生於南方而鳩雀鵲鴈産於西方也自是筋力勇怯相勝服也一堂之上必有論者一鄉之中必有訟者訟必有曲直論必有是非非而曲者為負是而直者為勝亦或辯口利舌辭喻横出為勝或詘弱綴跲踕蹇不比者為負以舌論訟猶以劒戟鬬也利劒長戟手足健疾者勝頓刀短矛手足緩留者負夫物之相勝或以筋力或以氣勢或以巧便小有氣勢口足有便則能以小而制大大無

骨力角翼不勁則以大而服小鵲食蝟皮博勞食虵蝟

虵不便也蚊虻之力不如牛馬牛馬困於蚊虻蚊虻乃

有勢也鹿之角足以觸犬獼猴之手足以搏鼠然而鹿

制於犬獼猴服於鼠角爪不利也故十年之牛為牧豎

所驅長仞之象為越僮所鈎無便故也故夫得其便也

則以小能勝大無其便也則以彊服於羸也

奇怪篇

儒者稱聖人之生不因人氣更稟精於天禹母吞薏苡

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禼母吞燕卵而生禼故殷姓曰子后稷母履大人跡而生后稷故周姓曰姬詩曰不坼不副是生后稷說者又曰禹禼逆生闓母背而出后稷順生不坼不副不感動母體故曰不坼不副逆生者子孫逆死順生者子孫順亡故桀紂誅死赧王奪邑言之有頭足故人信其說明事以驗證故人然其文讖書又言堯母慶都野出赤龍感己遂生堯高祖本紀言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見蛟

龍於上已而有身遂生高祖其言神驗文又明著世儒學者莫謂不然如實論之虛妄言也彼詩言不坼不副言其不感動母體可也言其闓母背而出妄也夫蟬之生復育也闓背而出天之生聖子與復育同道乎兎吮毫而懷子及其子生從口而出案禹母吞薏苡禹母嚥鷰卵與兎吮毫同實也禹禼之母生宜皆從口不當闓背夫如是闓背之說竟虛妄也世間血刃死者多禾必其先祖初為人者生時逆也秦失天下閻樂斬胡亥項

羽誅子嬰秦之先祖伯翳豈逆生乎如是為順逆之說以驗三家之祖誤矣且夫薏苡草也燕卵鳥也大人跡土也三者皆形非氣也安能生人說聖者以為稟天精微之氣故其為有殊絶之知今三家之生以草以鳥以土可謂精微乎天地之性唯人為貴則物賤矣今貴人之氣更稟賤物之精安能精微乎夫令雄雀施氣於鴈鵠終不成子者何也鳩雀之身小鴈鵠之形大也今燕之身不過五寸薏苡之莖不過數尺二女吞其卵實安

能成七尺之形乎爍一鼎之銅以灌一錢之形不能成一鼎明矣今謂大人天神故其跡巨巨跡之人一鼎之爍銅也姜原之身一錢之形也使大人施氣於姜原姜原之身小安能盡得其精不能盡得其精則后稷不能成人堯高祖審龍之子子性類父龍能乘雲堯與高祖亦宜能焉萬物生於土各似本種不類土者生不出於土土徒養育之也母之懷子猶土之育物也堯高祖之母受龍之施猶土受物之播也物生自類本種夫二帝

宜似龍也且夫含血之類相與為牝牡牝牡之會皆見同類之物精感欲動乃能授施若夫牡馬見雌牛雄雀見牝雞不相與合者異類故也今龍與人異類何能感於人而施氣或曰夏之衰二龍鬭於庭吐漦於地龍亡漦在櫝而藏之至周幽王發出龍漦化為玄黿入于後宮與處女交遂生褒姒玄黿與人異類何以感於處女而施氣乎夫玄黿所交非正故褒姒為禍周國以亡以非類妄交則有非道妄亂之子今堯高祖之母不以道

接會何故二帝賢聖與褒姒異乎或曰趙簡子病五日不知人覺言我之帝所有熊來帝命我射之中熊死有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後問當道之鬼鬼曰熊羆晉二卿之先祖也熊羆物也與人異類何以施類於人而為二卿祖夫簡子所射熊羆二卿祖當亡簡子當昌之秋也簡子見之若寢夢矣空虛之象不必有實假令有之或時熊羆先化為人乃生二卿魯公牛哀病化為虎人化為獸亦如獸為人玄黿入後宮殆先化為人天地

之間異類之物相與交接未之有也天人同道好惡均
心人不好異類則天亦不與通人雖生於天猶蟣虱生
於人也人不好蟣虱天無故欲生於人何則異類殊性
情欲不相得也天地夫婦也天施氣於地以生物人轉
相生精微為聖皆因父氣不更稟取如更稟者為聖髙
后稷不聖如聖人皆當更稟十二聖不皆然也黄帝帝
嚳帝顓頊帝舜之母何所受氣文王武王周公孔子之
母何所感吞此或時見三家之姓曰姒氏子氏姬氏則

因依放空生怪説猶見鼎湖之地而著黄帝升天之説
矣失道之意還反其字蒼頡作書與事相連姜原履大
人跡跡者基也姓當為其下土乃為女旁臣非基跡之
字不合本事疑非實也以周姬況夏殷亦知子之與姒
非燕子薏苡也或時禹契后稷之母適欲懐妊遭吞薏
苡燕卵履大人跡也世好奇怪古今同情不見奇怪謂
德不異故因以為姓世間誠信因以為然聖人重疑因
不復定世士淺論因不復辨儒生是古因生其説彼詩

言不坼不副者言后稷之生不感動母身也儒生穿鑿

因造禹契逆生之説感於龍夢與神遇猶此率也堯高

祖之母適欲懐妊遭逢雷龍載雲雨而行人見其形遂

謂之然夢與神遇得聖子之象也夢見鬼合之非夢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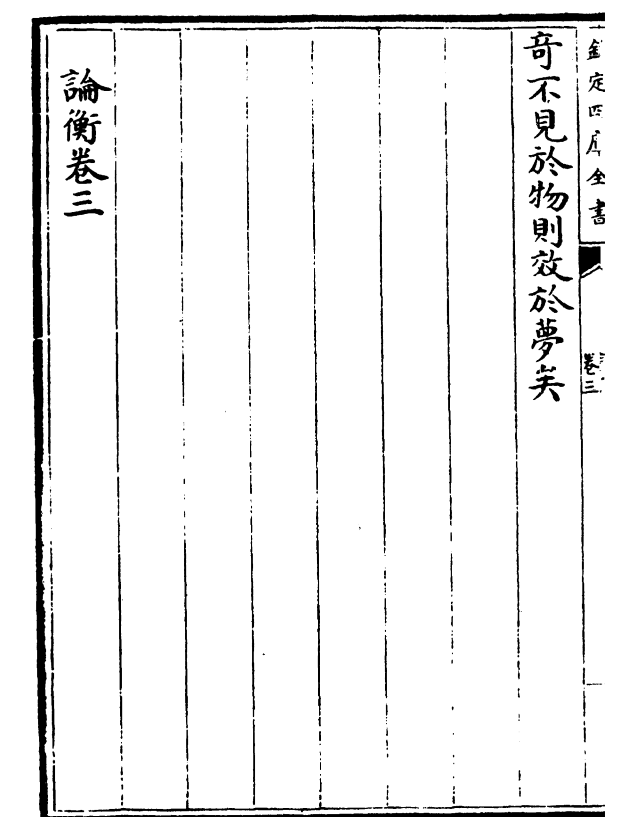
神遇乎安得其實野出感龍及蛟龍居上或堯高祖受

富貴之命龍爲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證也

光武皇帝産於濟陽宮鳳皇集於地嘉禾生於屋聖人

之生奇鳥吉物之爲瑞應必以奇吉之物見而子生謂

之物之子是則光武皇帝嘉禾之精鳳皇之氣歟案帝繫之篇及三代世表禹鯀之子也卨稷皆帝嚳之子其母皆帝嚳之妃也及堯亦嚳之子帝王之妃何為適草野古時雖質禮已設制帝王之妃何為浴於水夫如是言聖人更稟氣於天母有感吞者虛妄之言也實者聖人自有種世族仁如文武各有類孔子吹律自知殷後項羽重瞳自知虞舜苗裔也五帝三王皆祖黃帝黃帝聖人本稟貴命故其子孫皆為帝王帝王之生必有怪



奇不見於物則效於夢矣

論衡卷三